

宋子衡短篇



宋子衡短篇

宋子衡著

自序

我實在是是很不知自量的，居然動起筆寫起序文來。在落筆之前想的是很多，但又沒辦法去把握它，這實在是有點可悲。

許久以來，在格子上像填滿了許多東西，但自己總沒有感覺到因那種完成而愉快過，相反的，愧怍却經常圍繞着，因為在格子上呈現出來的這些東西是那樣的貧乏。宗旨是好的，可是由於功力之差，把原本要表達的都抹殺了，歪曲了。

或許由於那錯誤的敏感吧，以致對每件事，每個人都感到可悲。成爲了「人」的我們，的確就是這樣，總像是活着的，那就只是活着而已，一切都是處在被動地位，凡是做出來的都是「我」以外的事，爲甚麼不能超越這點呢，不能，永遠不能的，因爲人類已陷入那沒意識狀態中，何況在我們生存着的這個現實世界裏，存在着了太多的束縛，從頑強蔽塞的道德到最腐敗的階級觀念，多少人被摧殘得只剩下一個人形，一點都不實在。

就因爲被那迷失的人和那被壓榨得太久的人性所牽引，我把自己安置於破壞和錯誤那一面，

但是，我仍然不能做出一些甚麼，我並不是想挽救，只是企圖在那人類所處的虛無狀態中捕捉一點人性的本質。

我知道自己並沒有發掘到甚麼，但這畢竟是一種企圖，除了這，我也不知道該去表現一些甚麼，因為在死亡，性慾，愛情和暴力的種種命運際遇中，我所看到的每個人的形像都是悲慘的，不完整的。

一九七二年五月卅日大山腳

目錄

106 97 94 81 72 55 45 35 22 10 1

自序
讀下一場小風雨
死牢
命運線上的岔點
強姦
熔岩
突破
麝香貓
死流
悲劇
貓屍
撞擊

該下一場小風雨

窗外，一片死寂。灰暗色的空際，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幾朵黑雲，正從遠處緩緩地飄了過來，雲腳還不斷在閃着微電。他的心頭掠過一陣喜悅，因預感到就要下一場雨了，這場雨，就算是一場小風雨吧，也正是他所渴望的。他不斷地注視着那幾片黑雲，只見那黑雲並沒有停留下來，瞬間間已不知飄向何處去了，只見那灰濛的天際間又浮現了幾顆迷濛的星星。「就是鬼天氣，熱死人，如果能下一場雨該多舒服。」

他躺在布床上，靜靜地在嘈嘈着這週末夜晚的枯燥滋味，偏偏天氣又這樣悶熱，真不好受。那雙欲突出的眼珠，又沒意識地跌落在手中的「花花公子」上，被擊不碎這種乏味的週末。這種鬼天氣，總是欲雨又止，簡直就像被浸在水中那樣透不過氣來。如果能有一輛電單車，還可以到海灘去逛一趟，到那兒搜集初戀的神祕；或者也可以過海去，植物園，丹絨武靈，關仔角，馬球場，那兒都是世界，那種忘我的，玩它一個通宵達旦。

廿歲是可怕的年齡，它能創造出一個世界，也能毀滅掉一個世界，那屬於他自己的世界。可

是，在甘肅，他卻常常只能幻想，只能苦悶，總擠不出一點甚麼，像今晚，他想了很多很多，却不能做一點甚麼，憑着那個不爭氣的褲袋裏的那枚小小銀幣，能夠做一點甚麼？小妹迷下午就會經主動帶他過海去着「四元」，現在竟被追趕在房裏不敢去見她，也許她正焦急地在等待吧？他渾身失望的，管她！反正親不得，年紀小小，盡打着嚴竹嶺的主意，他才不那麼傻，一點兒代價都沒有，就是趁有碧姬芭鐸的熨熱的嘴脣他也不想去，何況現在連他幾根錢的錢都沒有。

「無聊啊，無聊。」在他內心咆哮着。或許因為天氣過於悶熱的關係吧，連那些操場們都從牆角的縫隙裏鑽了出來，東一個，西一個，忽而飛躍着，忽而在板壁上沙沙地追逐着。他抵不住襲來的熱氣，索性脫個精光，但還是一樣冒着汗珠，迴身擦擦，還是沖個涼吧，但沖涼房有水聲，也許有人在用，也許就是隔壁的徐太太，一定是她，徐先生還沒有回來，他是不會這麼早就回來的，就是下了工，他仍得去探他的幾間衛生麻將，才帶着疲憊回來然後就是整個個人攤在床裏，這是徐先生的生活公式，這公式他很熟悉。沖涼房的水聲仍沒停止，他索性又躺回床上。徐太太在沖涼。為甚麼要想到徐太太？她沖涼跟他何干？她也一樣會感到熱的，感到熱又跟他何干？一個廿多歲的女人，剛給徐先生生下一個又肥又嫩的女兒，生了孩子也許營養過剩，越顯得豐滿起來，這是一種少婦特有的豐滿吧，真是不可思議。

他那灼熱的眼光彷彿就要發燒起來，在兩壁上不斷巡視着。珍愛絲非，瑪丁露露，卡露只略

，若尾文子，一個個正朝着他擠頭眼，露着胸脯，他感到昏眩，整個身體就像是一個即將爆炸的熱氣爐。他容忍着，許多的這種情形都是在容易中渡過的。可憐的甘肅，無聊的週末。該有一場小風雨呀。沖涼房的水聲停止了。也許是徐太太沖完了涼，她也許已經出來了吧？現在該可以輪到她了。啊！天，徐太太剛跨出沖涼房的門，圍着薄薄的藍格子紗籠，就這麼圍着圍着紗籠，再也不要加上甚麼，那纖白的頸項，胸脯，那柔滑的雙臂，那剔透的頭髮貼在肩，那明艷的膚的曲線，還有那件男子穿的紗籠，是徐先生穿的，為甚麼還要穿，唉，管這些幹嗎？但，他還是呆住了，像被甚麼磁力吸引似的。天，偏要在這時候碰上，徐先生為甚麼還不回來？無聊的週末，無聊的甘肅。他為了不要正面接觸到徐太太，想設開那種尷尬場面，只好想縮回房裏去，吳會兒再出去沖涼。還好徐太太並未發覺他的眼睛是甚麼樣子，萬一給她看穿了，那就要更難堪了。可是，一切都無法去轉變了，當他正要回後退時，徐太太已發現他站在房門口，且手中還拿着浴巾，顯然也是來沖涼的，於是，徐太太跟往常一樣那麼客氣地打個微笑然後說：

「怎麼，今晚是星期六，仍就在家裏？」

「嗯，想，天氣熱得很，想沖個涼。」他顯得有些兒慌張，答非所問地應着，接着把眼睛移向牆壁無可奈何地閃過徐太太，一陣淡淡的皂香也撲了過來，那種感覺他實在差些兒忍耐不住，就是想了一些甚麼，一觸到這就是若尾文子，他再也不敢回頭直視着沖涼房走去，不知過了多久

才得出來沖涼的水聲。

沖完了涼，故意不把水拭乾，這樣會覺得更涼快些。回到房裏，又想到一些甚麼，為甚麼老是想徐太太，徐太太是個有丈夫的人，徐太太是個正經的女人，沒有丈夫又怎樣，不正經又怎樣，今晚真怪，過去一向沒有產生過這種反常的情形。今晚，就是今晚，從聽到沖涼的水聲以後開始，就一直不對勁。以往因為是隔房關係，彼此都是互相尊重的，各保持着一種友善的態度和距離，連徐先生也一樣。由於他時常晚歸，所以很少看見徐太太今晚這種情形。要是徐太太知道他在打着她的壞主意，那該多難為情。徐太太也是很知進退的行為的，也可能了解一個剛滿廿歲的青年是甚麼樣子。他最近企圖勾搭小妹妹，徐太太也是知道他的行為的，但還和她沒關係。而他和徐太太之間也沒有關係。可是，就為甚麼老是要去想她，想藍格子紗襪是徐先生穿的，怎樣？這真是無聊。一個蝴蝶突然飛落在他的脖子上，他全身顫了一下，馬上猛力地將蝴蝶掃落地上，又迅速地加上一腳。孩子啼哭了，是徐太太那不肯吃奶粉的一歲大的女兒，也許是餵奶的時間到了。餵奶時間。那被掀開的睡衣。徐太太一定是這樣的，管它，這是甚麼呢？都是這炎熱的鬼天氣所造成的吧！冷了涼也只涼了一會兒，現在又開始炎熱起來了。徐先生也許還不會回來，不會這麼早的。他的麻將也許剛進入第二圈，如果賭長算，北方完了又從頭再起，恐怕不到午夜不會回來。廣播電台正播着粵語新聞，九點吧，老是想這些問題幹嗎？呸，漁舟晚唱，都講新款。天氣還般悶，

總聽不進去。徐太太在餵奶吧，媽的！找些新潮的來聽，但又沒有買過這樣的唱片。有了，徐太太一定有的，她不是剛從她妹妹那兒借來了一些，連那個小型唱機，大前天下午她告訴他的，現在不是可獻贖借來聽聽，就過去吧！不行，不行，徐太太在餵奶吧！怎麼突然這樣色情起來，真怕為甚麼現在要想徐太太的哈哈哈哈唱片，這不是在找藉口，可以不聽的嘛，為甚麼一定要？不借也可以的，不過，徐太太她肯借的，何況只是聽一回就還給她了。要過去跟徐太太借唱片，又何必緊張起來，心總是亂跳，這分明是那股邪惡的念頭在作祟。

「西莉，要聽聽別的唱片嗎？我妹妹下午再拿來的。」徐太太在隔房這樣問。

天，這真是難以相信的事，徐太太怎會知道他要聽別的，這樣她也一定知道他在想她了，不會吧，這只是巧合，很多事情就是這麼湊巧的，也許就因為這種湊巧而揭發了許多真相。徐太太總該是一番好意，何況剛才正想跟她借的。

「是甚麼音樂的？」他問。

「是電子吉打，最流行的，我拿給你吧！」

徐太太說罷，就像在翻動一些東西。徐太太要拿過來，豈不是要走進他的房間來，不能夠，人有時會像野獸一樣沒有理智的，何況他已感覺到那一種難以抵禦的力量正潛伏着。可是，已來不及阻止了，徐太太就要過來，他只能準備着聽付，他趕忙站到房門口去等着跟徐太太接唱片，

他伸長着頸子看着徐太太是否已經走出房門來。一個蟑螂沙沙地飛過他的額前。討厭的東西，你們也忍受不住這炎熱天氣麼？他又伸出那雙已變得貪婪的眼睛，把它們獨自在徐太太的房門上，企圖在剎那間攫取一些甚麼的滿足。爲甚麼還沒出來，是一時找不到，不會的，還是他要自己過去拿，但千萬不可胡思亂想，萬一徐先生恰巧在這時回家豈不糟了，不過，沒關係，他只是過去借唱片。借唱片，借唱片？徐先生會有甚麼想法，孤男寡女混在一起，徐先生的心胸雖然好像並不狹窄，但他也不敢担保徐先生不去想一些別的，不去懷疑。這樣，還是等徐太太拿過來的好，而且就站在這兒等着跟她接過來，一切就很順序了。徐太太的房門終於開了。他的心不禁震了一下。先伸出來的是半截小腿。他怕她還圍着那藍格子男人穿的那條紗籠，幸虧不是，她已換過睡衣，可是却是一套迷你式睡袍，只伸展到膝部，他感覺到的比看到那藍格子紗籠所產生的效果更勝。徐太太笑咪咪地看着他，把唱片遞進他的手，然後不講甚麼就回身轉回房去。他感到一陣子迷惑，徐太太爲甚麼要笑咪咪的一味看着他，而且不講一句話，難道她已知道他此刻正在渴念着甚麼，而她不在乎。他雖然已接過了唱片，仍呆立在房門邊，探索着徐太太的那種笑和默然無言到底有甚麼含意，他總覺得這都不是平常的事。難道人家借給唱片還要贈贈一些甚麼話，徐太太並不是那種淫蕩的女人，她很賢淑，那兒會在一「看看他且不講一句話」中含有甚麼不軌的意旨，只是他自己在胡思亂想而已，一切都怪這天氣。唉，這是安靜些吧。他自我抑制着。走到電

唱機前，把唱片裝上，就了一會兒再把唱機扭動。狂熱的音樂到處在整個房內，而他的眼睛却在板壁上的影照照片徘徊着，一個個都被幻成了徐太太，一個個都笑着看他而不講一句話。他的背脊又開始淌着汗。音樂他總沒法聽進去，而他又偏偏把唱片重要地唱着，他這麼做只是想讓徐太太知道他也喜歡這張音樂，他所企圖的只是想得到徐太太的好感，因為這唱片是徐太太一番好意主動借給他的，他不能讓徐太太因他對這張音樂的煩厭而感到失望，他要盡量使他感到愉快，徐太太認爲喜歡的他也應該喜歡。這又是甚麼回事？照顧徐太太的應該該是徐先生，何必要他去想這麼多。借唱片，聽就聽，不聽就索性還給人家，管他愉快不愉快，爲甚麼要強迫自己去喜歡不喜歡的東西，這不是愚昧是甚麼。

夜雖然逐漸深了，天氣仍舊一點也沒有轉變，蟑螂也越來越多了，連在隔房的板壁上爬動的聲响也聽到。他終於把唱機關了，他只是怕夜深了，會擾亂徐太太。他無聊地打開燭盒子，還有最後一根，點上了火，猛烈地他吸起來。輪在在床上，眼睛睜着天花板，隔房的電風扇仍呼呼作响，徐太太還沒睡吧？不久又傳出了一聲像是想睡的毛蟲聲，也許是徐太太對這鬼天氣或那些蟑螂的埋怨吧！本來徐太太是慣於一過九點就要睡覺的，爲甚麼今晚不同，現在就快十一點了，她仍沒睡，應該是天氣吧！他起身把徐太太的唱片裝進袋中，想把唱片還給徐太太，但又躊躇了一會，拿過去，不妥當的，明天再還她，心裏總又不能平靜下來，到底想的是一些甚麼，徐先生也

到底是難以了解的，還是現在，他毅然走到房門口，先探出頭去，看看徐太太的房門是否關着，這一看又使他感到驚奇了，一塊長方形的燈光拉長到板凳上，連那門窗也掀起圍在鐵鈎上，房門洞開着，他又回想起「看看他而一言不發」的情景，跟這房門沒關不是互相配合了麼，不是的，不會的，這推想是可怕的。他看到房內地上方才被他踩了一腳而仍沒死的鹹蝦拖著肝臟仍在旋轉着。結果他還是戰戰兢兢的跨出房門口，走到徐太太的房門口，他看不到徐太太，也不敢亂進去，於是便在房門口叫了幾聲。

「甚麼事？」徐太太在房內問着。

「唱片。」

「不聽了，我很喜歡這張唱片的。」徐太太說着從房裏走了出來，頭髮鬆放地遮蓋了半邊臉。他的手不停地在微抖着，把唱片遞了過去，他又看到徐太太在微笑着觀看，但他卻沒那麼大的勇氣去承受這股視線的热量，他又看到徐太太額角上細細的汗珠，但他仍然這樣想，這是天氣吧，應該沒有甚麼的。蟬鳴們仍在飛來飛去，他的內心正像一片汪洋在澎湃奔騰着，那理智正在接受考驗，而當他正逐漸克服了那邪惡念頭之時，一個新的事實又在他的意料之外產生了。

「蟬鳴，蟬鳴！」

他剛要轉身之際，徐太太忽然轉身壓地嗷叫起來，連唱片也被拋落地上，這回可把他驚住

了。一個個蟬鳴蜂擁進了徐太太的睡衣內，在裏面肆意地爬動着，徐太太實在是受不了，不顧一切的要他幫忙捉這個蟬鳴，忽而指着臀部，忽而拉着臀部。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呆呆地看着徐太太在轉動着身體。而他，已不再想到周圍的任何事物存在，他看着那油滑的，那白嫩的，於是，他要捉到那個蟬鳴，他等了許久許久了，從聽到沖涼的水聲到現在；終於他整個人衝了過去，他這時已像一頭飢渴的野獸，要把一頭被捕捉到的小動物活生生吞下去一樣。在這當兒，門外响起一陣電單車聲，逐漸地由遠而近，是徐先生回來了，回來了，他驚惶地鬆開了徐太太，奔回自己的房裏，氣喘喘地倒在布床上：「小風雨，小風雨為何還不下呢？」他懷懷着手打開煙盒，煙一根也沒有了，發狠地把它摔在地上；他的眼睛裏潛伏着一些甚麼，簡直就像火山的岩漿，在板壁上的下端兩個蟬鳴正在交纏着，他越看越感到不耐煩，越妒忌，於是他從抽屜中找出一把剪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那一對蟬鳴剪成了四截，落在地上掙扎着，抖動着。人，也是這樣的可憐，他看到了自己。

隔房徐太太和徐先生在啼笑。

「聽下一場雨多好。」徐太太那嬌滴滴的聲音。

他悄悄從後門溜到屋外去，天空一片漆黑，他那赤裸的肩膀已敏感地感到幾滴稀疏的雨點

死牢

速度緩慢得幾乎是要停下來。

終於算是走過了火車站：是我要給他送一程的，起初他堅持不要，後來總算遷就過來，其實，本來我也不想多走這操場的，因為，這樣做對他來說根本就是多餘的，後來想想，我是我，他是他，這不還是我，接受不還是他的事，反正這麼做都虧不了甚麼。

月台裏都是擁擠着跟我們同樣身份的人，這人的和被送的人，有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在高談闊論，有些男女却躲在幽暗角落輕輕細語，總之，那些人是比較有領略到離別的滋味的，而我和他，只蹲踞在另一段黑暗的角落裏，他尤其在埋怨着夜班快車的不準時，他的時間觀念是極強的，他常覺得先一刻鐘和慢一刻鐘的距離後果是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全部際遇，他總想能在時間的軌線內掌握着命運，儘管那命運的際遇是怎樣的不可捉摸的，所以他很怕誤時，可是偏又是遇上誤時。他焦灼地朝着班車開來的方向伸長着脖子，他那種無奈的表情，就像已經失去了很多東西似的。終於，一道強烈的燈光射碎了他的焦急，整個黑暗的火車站被劃成兩邊，他即刻回頭向着我歡

笑了一下，不過還是含着不滿意的成份。火車開進了站，月台上起了一陣騷動，有的人上了車行李沒上，有的行李被帶上了人沒上，有的人來了沒有位子，有了位子的人又不來；人生就總是這麼的不如意，他想。

他獎的就是這個十二樂八的小皮囊，毅然地踏上梯級，就站在那兒，儘管被多少上下的人擠動着；他也許覺得只要能夠擠上這班車有沒有位子也是沒干的了，因為他能擠上這班車他的意志就堅定了。

「我們該說個再見吧！」我知道我和他相處的時間存留已不會有多久的，我才忍不住向他揮手地說。

「不要再拘束下去了。」他說，停了片刻他又接着說：「我將做個異鄉人，就是國籍弄丟了也無所謂，我只會記得自己是一個人，一個生活在錯悞那面的人。」

一聲警告笛聲，拉開了我和他之間的距離，火車慢慢的移動了，他忽然把頭從車窗窗縫處伸出來大聲說道：「想要找我時，記住，我的墓碑是空白的，上頭不加任何哀賚的就是了。」我竟感到愕然，他真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人。

就這樣離去了，沒有甚麼珍重的言語存留，我也送不上甚麼了，在冥冥的思緒中，只稍微的感覺到他是來趕這夜間的最末一班車的，送不出點濃的淚，也擠不出半個再見，其實，這一切都

是被拒絕的。

那一抹夜色的濃黑，無邊無際地籠罩在火車去路的前端，那路程將有多長多遠；但列車就是這樣開進去了，而他也就這樣毫不猶豫地抉擇了這一道去路，這一班夜車，月台的微弱燈光熄滅了，我接受了這溫柔的逐客令，我懷着滿腔的疑惑走了出來，在朦朧中，在分岔路上差些錯過了路口。

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青年人，他應該姓甚麼，這點連他自己也感到茫然，幸虧這些對他都是無所謂的，他怕的只是被人忽略了他的存在。前些日子他曾輕吐露過他的身世，在他厚黑的唇邊嵌着一絲冷漠的嘲諷說着：

「我的親生母親死了，我的繼母又再離了，這一切事情都發生在我不懂世故的時候，很久很久了，他們常指責那些枯黃的像片，這是你的甚麼，這是你的甚麼，又像很榮耀的說，他們的功德是深重的，沒有他們，你怎樣有今日。」

他除着歷史似的面對着他們那空漠的「今日」。從那時開始，我對他那具有特徵的棕赤的膚色產生了好感，不因爲他的不幸，只也許因爲他那麼傲氣。

每當在那夜色追逐着夕陽的時刻，我便和他誠懇的靜守着深長的寂寞，我們都沒有宏偉的音量，也沒有高譁的逸趣，所以，只好默立，不唱歌，也不唱歌的好，反正在那雲端，或在那落日

的故鄉，那自然的景觀所潛在的力量也會這般我們的落寞和悵惘。

他總是那樣靜謐的樣子，劍劍發光的瞳仁，映射着那麼一種銳不可當的神奇，就說是時代的憂患所煎熬出來的那一點神奇，憑這些沖擊着現實義的暗礁，這是他的倔強和剛毅；在無風季節裏尋覓風向，這是他的青春和狂妄，於是，他總是受得最地這麼說：

「我應該離開這裏的，有人須要我。」他的嘴角總縈着一種時代的標誌，和一種無理的驕傲，和一種漂泊的自信，又說：

「長輩的不該過度寄望我的，飄到那就停到那，或是一縷輕烟，即刻即消散，我的形態只不過是一座標緻的墳的表徵，就算他們活八十歲也是看不到我的一滴結晶，讓他們自己去走好了，反正都扶持不了，你說是嗎？」

夜的步伐，我看得很清楚，我側過臉，好像是靜會着他，然而，遠處仍有一朵飄着經路的雲，倏忽隱逝歸來。

「就是真的活上八十歲，也換不上你這最後一程？」我說。

雲的踪跡已逐漸渺茫，我設法去追尋，但夜色已坦白了一切，我說甚麼，他沒有感覺的跡象，只掏出了一根煙，點着，像想以一口氣深深地吸盡這人世間的拘束，然後化爲一縷煙霧噴出，散去，散去他的憂鬱，他的矛盾。

他不該過度敏感的，不該以自身的存在去和整個世界做任何比擬，因而，他的淚是殘忍的，淌下時世界對他已完全喪失了歷史含意了，剩下那些被漂白劑注滿出來的所謂德性，唱着沒有步伐很有節奏的進行曲，悠閒的人們的跟蹤縫着，至於血呢？却忘記流動了，這些就是屬於他的，常在他內心深處絞痛着的。

「你說我瘋了嗎？」他說。眼睛裏又隱藏着另一版畫圖，一道新的去路，像一片朝陽。

「我想還不會。」我說，他笑了，是一個平凡而又難得的笑。

風季、雨季，一切都在循環中淌了過去；況且，他的心還在動盪着，被假定活滿八十歲的却在六十時落了陣暴雨，儘管那殘喘的六十和他有甚麼複雜的血緣系實，總又給霧罩住了，終於，他毅然地離開了剛毅的胸懷，輕輕地俯身地時一躍關關三疊，他感到多麼的快活，但不再是笑的時代了。一種密的道流姿態，飄忽在他心靈深處，那是潛伏已久的；一樹風，一山朝暾，和一手雨，征程是沒有靜站的。他常標榜着無快快的青春，把後裔掛上兩層，笑一個自我的贊美，這是多麼豪爽痛快的一回事，有時他會忽然這麼的說：

「你永遠不會了解我的，不會的。」

無可否認的，我怎會了解他呢？在時空之間，我是追隨着他的；在精神的感受和思想的難向上我們却是背向的，我就曾經為某一種事態哭過，而他未曾這樣，他常以一陣癡笑置之。

世界動搖了，他在紛粒縫隙間尋覓一些甚麼，是一些染紅的心語？是一些時代性的愛情？他那額角上總浮現人類失去意識的悲哀；一句悼念震憾了是非，一滴淚水淹沒了真偽，如果是一滴血呢？人的靈魂將不再做具體的引泣了，死了，一切都隨着那傾向，那傾向那惡魔敗壞毀滅的一邊，在墓碑上，在戰船上可要填上「千古留名」呵！而我只是生活磨練裏的人干。

「我真的不能了解他麼？」我自問着。

我愛着他他那粗陋的骨格，然後移進他的眼珠中，我懷疑着自己。他懷疑着他自己。彷彿每一秒鐘都是每一個動盪的年代，在這誠默的空隙之間，心總跳得激烈，或許這像在做着一種叛依或反叛的準備，然而這都屬於寂寞那永恆之間的，它並沒有被成立為一種事實。

儘管我們都有著充沛的青春氣息，儘管曾經全國標榜過，畢竟只是一樁誤闖自己的小玩意兒，像孩提掌上的小娃娃而已。

「你真的要走麼？」我問。

他笑着，沒有一點兒的離別哀怨，就像小孩子吮足乳汁後的那種得寬和滿足，手一揚，劃下一個圓形世界，眼睛睜開了一幕燦花，肩膀負起整個世界的重量似的，他又這麼沒趣地說：

「我還能算是一個人的時候，我一定要離開這兒。」

哲理的深邃，誰也無法去探測，去分析，誰都會知道自己是一個人的，他說是連成爲一個人

也那麼的不滿足，說什麼世界太小，太陽的熱力溶不了冰點，光明裏辨不清人的形態。

「既然這樣，你是對的，你對你自己是有所感覺的。」我給他欣慰的回答。

他的長毛揮着一份深深的感激，是最後的獻給，是最初的領會，山的志向總是移不動的，我自己呢？長久被浸透於腐爛，說着美麗的謊言，而且只在企圖若使自己快樂。

想那日，他像一個流亡的人，披瀝身的落莫，在我生活的圈子中下榻，下榻在我的無聊裏，我以小人的心，暗中埋怨他攪拌了我的寧靜，其實，我也多須要他那種粗黑的臂膀，過了一段日子，我們開始把彼此的寂寞溶進啤酒裏共飲，在那山上，我們把自己和世界隔絕，唱我們自己愛聽的流行歌，在那喧嚷的街道上，我們看送你那最人性的境界。那些日子，多快活啊，我們的世界，真沒想到他又呆不下去。

「說是的，有所感覺，就不愧活着了。」真高傲，他的語氣彷彿閃爍着歷史的精華，真像份量的，在靈性的澎湃裏，但想拋棄了，再有甚麼好說的，他只想在精神上創造奇跡，等一旦風過了，那帆也就再也掛不上了。

無盡的白晝，無盡的黑夜，也是無盡的光明，無盡的黑暗。就有無盡的生靈在這兩者之間淪着，哭着希望，哭着焚滅，一切的一切，都應用着錯誤去洗滌，或說是詭計，誰曾經感覺過這些。這就是他要走的理由吧，他已不顧忌甚麼了，長草的已負着失望和空虛走過墳墓裏去，神鴉

上的精神遠處動搖不了他的意志；一面是太陽，一面是向日葵，就是這麼的剛毅和頑強。

我真不明白在遙遠的地方，有甚麼他所追求的理想存在，值得他起了這麼大的信心，我實在真想知道，世界是文明了，却是走過另一個原始的蠻荒，思想是進化，却是變在靈肉廉價出售的地帶；一面是假，一面是精液，每處腐蝕了優秀傳統的尊嚴，一切都在那物質滿足中拋棄了，走向沒自覺，走向虛無，這也是他要走的理由吧。他那先天的劣根性，金錢、女人、愛情、沒一種能使他回笑，他總認為金錢，是一個殘忍的例子手，許多人爲了它而被犧牲了，女人，極面上少不了的裝飾品，却是在進行着一樁精無形的合理謀殺的主使者，愛情，一座美麗的墳，走進去就永不復返了，這是他的固執看法，但也有可能是對的，所以他要走，他要逃避所有的人的束縛。

以前他會這樣說過，他曾極力去爭取金錢，那顯然是爲了飢餓，但從就沒想過需要用到武力，他也曾經追求女人，那也是純粹爲了性慾，也沒想到會有暫時這回事，也爲了要填補那高度的虛空而把愛情建築在V形胸衣上和迷你裙下，結果連自己都遺失了。

在那些時刻，

「一個人只有真正的瘋了，才會真正的得到快樂。」他像一縷不散的靈魂，又在暴戾的吶喊着。他的眼珠彷彿密佈着死亡的恐怖陰影，我避开了他，我沒勇氣去抵禦這種由於過度失意而產

生出來的目光；我脫離了現實，我是一個幾千千萬萬人當中逃亡出來的，一個無可救藥的弱者，他未曾給予我多大的寬恕，我的罪狀被他長期保留着，當在一些冗長的靜默相處時候，他說我認着那些判詞，他的整個神態，我彷彿看到了那搖擺的銀白色假髮，那麼的威嚴。終於他是使我認識了一句：

「只要能夠生活下去，我就不在乎甚麼了。」我知道我所說的是甚麼，那是最真的我所說的，是向現實妥協，不苛求甚麼的。當然，這句話所起的作用可能是火山內的岩漿，但我無法去改變它。

「瞎了，瞎了，聾了，最好就是瘋了，一切就不在乎了。」他那雙眸，裏面包含着許多的痛苦，他正感激着現實給他這些厚重的賞賜，他重重地互擊了一下，就像希望能以這個奇異姿勢來敲醒我的沉迷，恢復我的知覺。其實，他也不了解我就像我不了解他一樣。那長長的累贅，要去築墳，要去填墳，我是屬於人家的寄望，在漫長的虛空日子當中，編造着許多朝嘆，就是為了充實人家的希望；他不會體驗到我的這點苦衷。

「話雖這麼說，你仍不能看到最真實的。」我說。

「會的，瘋子不是曾經說光了褲子走路。」他說。

但為了這些，我和他經常又苦悶地喃喃着那一團寂寞。

處在這個年代，要從那個角度才能看到一點人的真實。黃昏仍有人懷着雅興上山捕蝶，黎明有人在林間聽鳥兒啼唱，這些該算是真實的一些罷。他時常在懷顧着。真正的人性抵不住文明的熾盛，終於走上羅曼蒂克的吧間，打酥胸上烙上獵取片刻的溫暖，背脊却是冷的，那天堂，那地獄，往往在打烊後，又總覺得失去得更多的甚麼，該是一些無從捕捉的，而且又那麼的冷。他就會經歷這樣瘋狂過，一種莫名的侵襲，使他陷進這泥潭裏，喝爛路，那樣不樂上，但，在那種無法觸及的境界裏，他那顆心開始感到清楚，在尋回了自我，修飾了破碎的靈魂後，他感覺得太多了，光與暗，愛與恨，善與惡的分野，他都看得很清楚。

「人，往往就是這麼的可憐。」他這樣說，帶着很重的憤懣語氣，但並不悲傷。

他開始去正視一切，倒視一切。生命對他起了非常作用，常在喧鬧的空氣裏，對着現實審判，企圖使它們招供，給它們定罪，儘管曾被人們嘲笑，漫罵着，他仍是一貫孤行。

「我說我的，我笑我的，我吃我的。」誰不講他，企圖排斥他的，他都這樣無理的回敬。

真的，過度的壓迫使人回去原始，凡是血肉組成的都有着這麼一股潛在反抗力，這是自然，這是生存的基本權利，誰都不會輕易讓自己的生存權利給予剝奪的。

他年輕，年輕得要摘星，要採虹，那美麗的幻想曲，但並沒有以愛情作為主題的。主觀始終是主觀的，反正掌上升的是堅固的繭，犯不上再去選說的，現在靠的是自己，努力的是自己，如

果死去的也只有自己，難道人都得依賴人麼？

「試試看，向現實中的偶和惡挑戰。」在他想得很得意時候，他又不由自主地督促着我。他有兀鷹的貪婪，他的爪正緊緊地抓住世界的咽喉，要我給他解剖，我却無能，我懦弱，我只像一頭待宰的羔羊，我看不明現實的表裏與內在，甚至我自己；那豐腴的腎臟結了我的思想，清純的淫聲焚燬了我的精神，一切都覺得那麼的模糊，而又是那麼的虛無。

「再想一下，你會更明白的。」像一道風，留下了一陣涼意，我却滿臉塵沙。

那晚。是昨晚吧！他揭開下一局棋，結果他在不該放的局勢下敗下來了，他敢起那很難見到的笑容，雙眼又閃爍着風人的光芒，赤黑色的膀臂又挑起了一些甚麼。

「我要走了，我是說，到另一個地方去。」

我知道他不會在這兒呆下多久，但沒想到會這麼快。

「決定了，甚麼時候下的主意？」我說。

「決定了，方才那局棋。」他說得很堅決的樣子。他的行動真令我感到愕然，也真令人費解的，不能加以詮釋的。風來了，他的影子隨着搖擺，一臉的卑屈；風去了，他的影子靜立，滿胸的悲悶。

面對着他，我才漸漸感到我和他的距離竟是這麼的遠，他是在進步，還是我在退化。他是要

生存的，而且對生活竟是這樣的苛求，而我總把視線投入霧中，投入霧中，當我需要他時，他的拒絕竟是這麼的寬懷，就要走了。

我從火車站走回來，一段很長的路，我實在有點累了，但我仍未能入眠，因為，我珍惜今夜，它潛伏着一種暗示，一種世界所給予你的感受，一種存在真正的意義。當他的腳第一次踏上這班列車時所產生出來的，就是我們將失去甚麼？而就是在這茫茫的失落中又得到一些甚麼？果敢，畏縮，獵取和放棄。他堅持着要走，而我却永遠停留着。有意義和沒有意義却是一樣要逝去的，而這意義的有或沒有都在於一個人的掌握；他就像每一個時刻都在掌握着甚麼似的。

從今夜起，他就要開始到另一個地方去，那個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他要到那兒生活，要到那兒創造，尋求一切屬於理想的，既是那麼的孤獨，他也會感到滿足和幸福。走了，一切屬於他自己的都隨着他去了，一個最確實的軀體，和與頭髮着的那些時間和歷史囑語，他真正的走了，沒有人能留住他。他是對每個地方都不滿，可是偏又要在自己的旅程上加多一個不滿意的地方。

我想。從這裏到別個陌生地方去尋找生活，這會有甚麼差別麼？或許都是一樣的，只是在思想上的差異而已，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同樣感受的：人，社會，國家，世界，這都是連成一體的，誰都將永遠走不出這個牢籠的，除了死之外。

(一九六九年)

命運線上的岔點

他正設法抑制那劇烈跳動的心，但無論如何都沒辦法鬆弛下來。

天空裏一顆星兒也沒有，遠遠城市的上空瀰漫着一層迷濛的燈光，蒼塚山上一片寂靜，除了寒穴邊虫蟄微弱的鳴叫聲。

他的視線從四面收了回來，顫抖的手不斷地玩弄着那把跟隨了他快三年的自動手槍，好像發覺它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難道它已象徵着他現數已到？不會的，只要有槍在他身上，他就會感到安全的，槍會使他勇猛，槍會使他忘記了死亡。可不是麼？蒼塚山上一片荒蕪，野草到處叢生着，即使是在白天也很難發覺有人隱藏在這兒。他雖然還是感到非常緊張，但他也感到已經是很安全。警方人員是絕對不會搜索到這地方來，因為這兒根本就該認為是鬼住的地方。

他又望了望天空。夜，為什麼會那般的長，或許也只是今晚罷了，它彷彿已是凝結了，是的，凝結了，永不再有了明日的時候了。也只有今晚，他感覺到夜有無盡的恐怖，也孕育着無盡的罪惡，簡直就像一座黑地獄。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兩才要不是他們想圍捕他，他怎會開槍殺他們

呢？他所以用自動手槍，就是因為這樣。他是有足夠理由這麼做的，儘管在法律上是犯法，但在人權上他卻是有充分理由這樣做。這回他如果被抓作了，監禁可能會超過十年，因為他已知道自己在警方的檔案中已有超過十個的紀錄，而且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諸如綁架、勒索、理財規色，最嚴重的還是方才發生的事，他看到一個警方人員被他擊中倒地，死不死還不知道，總之已增加了他的罪狀。

無論如何，他還是得逃過他們。十年，不是開玩笑的，在那種鬼地方要怎樣渡過？先前的三年，他已嘗盡了苦頭，單就獄吏們的臉，就幾乎使他自殺，因為他這一類被指為社會敗壞的犯人是水不會得到好待遇的。所以在不得已時他只有開槍。憑着他的機警，他的自動手槍，也憑着一種弱點勝利着：他是亡命之徒，為生存和自己的自由而奮鬥，而他們只是為生活拿薪水，對於生命這回事是遠超職責之上的，因此，他勝利着。

他想着有手錶，但沒辦法看到針的位置，他失望地企圖在天空得到一個時間。離開天亮還有多長的時間呢？他真想潛回家裏去，躲在那兒也許會比塚山好得多，至少不用遭受飢餓，風刮，而且還可看看家人——父親、母親、妻子、孩子。但他又想到家人會不會原諒他，這又使他猶豫起來；結果他肯定家人是會歡迎他的，雖然他的家人都知道他在外面無惡不作，但對於骨肉和邪惡的事總是分不開的，他知道人類有太多的矛盾和弱點。

他又想起他們可能已將整個出事地點重重地包圍起來，等會見他們搜不到他的時候，一定會妒恨他，可能會下一道命令，可能是一格殺勿論，因為他對他們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全有嚴重的威脅；但他實在有些搞不通，到底誰給誰威脅，誰才是對的，誰才應該被允許生存的。塚山離開出事地點大概有幾英里吧！鬼才會知道他們在這兒，他們怎會比他更機警呢？在這四十萬哩的地區內，那一個角落他不熟悉，除非是鬼去告的密。他忽然暗自得意的微笑着，心也不再跳得那麼劇烈。

他聽到遠處那邊有緊密的狗吠聲。不會是他們吧，他們不會有那麼大的信心的，只不過他神經過敏而已。他沿着塚山小徑越過對面一座森林，從那兒可回到家去。他已很久不在漆黑的深夜裏徒步走路了，現在走起路來竟覺得有些困難，就像剛進一個個的穴裏去。他又慣例的摸了摸褲袋裏的自動手槍，這才覺得走得穩定一點。

家裏的人一定正在做着惡夢，不知夢不夢到他曾經開槍殺人？最好是不要夢到，要不然他們又要埋怨他了。尤其是他的妻子如麗，她是在不得已之下給他生了孩子的，可不是麼？一個飽歷治癒的風塵女子絕對不會那麼容易妥當地住到鄉下去的，不過，這是因為她有所寄望。在戰場上謀求生活的女孩子也不見得每個都是自甘墮落，一個個都有不同的命運，不同的遭遇，就像那些漂萍，隨著湍急的流水漂忽無定，為了博取人家的歡心而拼命把胭脂粉往臉上抹，企圖抹去一團污

迹，因為她們的形象太卑鄙了，太污穢了。如麗是在許多污穢之中掙出來的，雖然她也離不了那種卑鄙下流，但她的心仍是一顆完整的，隨時都在尋覓着她自己，她在絕望中尋求希望，尋求寄託，或許是因為她太厭倦了，需要一個棲身的巢。

他忽然發現小路暗處有兩個人影窺視着，他全身抖索了一下，下意識地握着手槍，迅速地閃進一棵樹後，等着那兩個人走近，終於避過去了，是兩個夜間的人。今晚他為什麼老是感到不同呢？他往日那種敢去綁架，去搶去現的胆量何處去了，真是見鬼的。自動手槍磨擦着他的大腿，兩個人進去了。

遇上如麗是在他服滿三年獄刑後的事。當時的他，因他受了三年獄內的苦楚，也真想要去改過的。風塵女子和強盜，無論在傳奇故事或電影上都是常被扯在一起的，但他和如麗的相遇是在實存中，在一個被人頌讚的夜晚，在綠鶯夜總會，黯淡的燈影下，舞影婆娑，他摸弄着她的長髮，而她却慷慨地把臉偎進他的肩膀。彼此都在摹擬着一個美的世界。

「我真想改變一下了，這樣下去，總不是好辦法。」她的聲音那麼細，那麼柔，彷彿就像一縷夢語。

「我想對的，我也想改變自己一下。」他觸到她的心是真的在跳動，這跳動是為他，也是為她的將來。

「我們都是可憐的人，都是迷失的人，多可憐，但却碰在一起。」他微動的嘴唇在縫紉上的刺繡中流連著。

太久沒走路總是不行的，何況還提心吊胆，他索性在小路上停下來歇一會。突然不知從那兒竄出一條狗來，真他媽的不知好歹，使他嚇得魂不附體，以為是被別人包圍了，定神後才知道是一條狗，連牠也看得出他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犯人，真是虎落平陽，用不着他開槍吧！在沙地上撿起了一塊小石頭扔了過去，中是沒中的，但可把這條畜生嚇得跑遠了，躲在遠遠的角落學阿Q精神。

吃了三年苦頭，確實改變了他一些，因為意志總是經不起折磨的，他是一個浪蕩成性的人，對於失去自由是一種莫大的痛苦，所以他想到正正常常的去找生活，重新組織自己，他接受了如鳳的那句「讓我們生活在一起」，就用那句話去組織，去改造。這只是夢想，一個愚昧的夢想，他能得到正常生活的支持嗎？不能夠，完全不能夠，他已完在被肯定為無惡不作之徒，在四十方哩的地區內的人對他都是敬而遠之，因為社會團體們最痛恨最懼怕的就是他這類所謂強盜的人，因此，他希望找正當職業過正常生活的夢想，完全付諸東流，但是，他還是想生活下去，因為他還得生活下去呀！

「如鳳，我很失望，這些日子我實在很失望，一點甚麼都沒得到，我們別在做夢了。」海平線昇起了一輪皓月，但現實離它太遠了，那是二十幾萬哩。他依然地望著如鳳，看著她那殷切的期望姿容形臉上滑落。

「你真的狠心我們不能夠生活下去？說實的，我還有一些兒積蓄。」如鳳由衷地說。看著月亮的倒影，她是在企圖顯現著愛情的形像，她以真誠去感召，她當然是瞭解他的。他真想不到一個飽經滄桑的女子會有這麼重視愛情的一天。他實在很感動，眼睛承受了如鳳的那份寄望。

他繼續在黑暗中摸索著，碰過好幾條狗，幸好沒引來甚麼人。到處是雞鳴聲，最早的风侵入骨髓，好冷啊，自動手槍更冰涼。這兒離開家還好遠的，大概還有幾英里，但他還是走著走着。一種家的安全感在今晚為甚麼時間纏繞著他呢？到底為了甚麼？

七歲時候他的父母把他從後漢洋用七八天的海路帶過這兒來，寄望可說是不小的，怎會想到他變成一個懷著自動手槍而又在匪蹤跡的人呢？或許只怪他個命運乖戾，當時若是給算命先生付足錢，也許還可以修改一下，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怪也只怪他母親左邊耳根下的那顆紅痣，他早就知道她不會養到一個好兒子，唯妻問腹諱諱的後果竟是懷著自動手槍走夜路，多麼令人悲痛的「回事」！但這已是事實，無法補救的事實。

一團霧罩著在不遠的大路馳過，但顯然不知道他就站在這兒。他摸著袋裏的槍，看它遠去，想到他父母親的命運，也就想起他自己的家紋，那命運羅網中段分岔，又是鑽入太陰丘，看

學校說的總是壞的一面，他怎會去相信這些，這只不過是那些再世鬼谷子的切膚術，想乘機索錢，然後就能修改命運，如果是現在，他會用一顆子彈去修改他們的命運。

如姬也許聽得更好吧！那天回一趙家，她像是在生着他的氣，兒子瞪着眼睛發得，他也不能加以解釋，其實，解釋也是多餘的，她是會瞭解他的，因為他們是需要生活下去呀！他就是在為生活下去而犯着錯誤，而這種誤下去去法律可會糾正嗎？不能，它還是要你一直錯下去，到你死去為止。如姬是不必哭得那麼傷心的，她根本不能夠後悔的，這是她的抉擇，是她的需要，只這當時月亮昇得太圓。要不是當時夜總會燈光太暗，他怎會去關到她秀髮的芳香，也不至於弄出這麼一個結果來，但問天地良心，他是確實在愛着她的，只是他表現得太少而已。他想強盜也會懂得愛情的，而且會很濃很熱，糟的只是他的想像已被社會否定了，一點都不能存在，所以他只好袖象了自己，永遠在黑夜中走路。

他父親那一臉的傳統，是他使他去摸自動手槍，去摸夜路。每當他回家，他父親的希望就幻滅一次，於是酒醉不醒，嘔吐個半天，他常是癱着睡去的，他甚麼都不管，他只知道他父親是「勞其筋骨」派，他自思學得來呢？他父親六十歲仍下田，他却很早就像那些歪爛的泥土了，繼承父志，他不能自甘的追隨下去呀，在挪威中歐，他總是怕陷了進去，因為他不願再欺騙自己，太忠實自己也是一種過錯；人家說對他不對，人家說不對他也說不對的時代已去得很遠了，反

正叛逆也是屬於創造，破壞也是創造，世界上許多的文明進化都是用叛逆做開端的。

「真沒想到帶來了你這個孽種。」這是他聽得最熟的一句罵他的話。他想的，一點都沒錯。他每第一次都讓仇父你思個痛快，過後他媽老會呼喚入睡。

自動手槍磨擦着他腿帶肌肉，很涼，他雖感到涼涼，但即感到是安全，因為手槍仍追隨在他身邊，有它在一天，他就會活一天。太久沒走路了，腳後跟都走得有點麻痺起來。夜說的是凝固了麼？永不再有天亮的時候了麼？不會的，雞啼聲不是越來越密了麼？

「你老是不聽父母的，長大了想做些什麼？流氓？」他母親頰角都皺了，她時常都在挽救着這個希望，萬一這個希望失落了，她將是如何的沮喪。他想一個人對某一件事物的希望是不能許得太高的，希望越高就會失望得更慘。不是麼，他已在摸看自動手槍就是他用自動手槍去擊落他母親的希望，每次他拿着整疊的鈔票回去，她連看也不看一眼，還得給教訓了一頓。

「我就是餓死了，也不會用你這些罪惡錢財。」

他真想辯護一句：這些錢也是我用心命去換來的，當然，因為形式不同，他却是這樣的，人家整天在烈日下拼命是為了錢，他扳自動手槍也是為了錢，雖然兩者相距甚遠，但其所包含的意義是相同的：都是要活下去。不知是那個可惡的仁兄製造出法律來，因此才有合法與犯法之分。整個世界的人，是的，整個世界的人有合法存在的時候嗎？他想沒有的，根本就沒有一個人能合

法存在過，也根本就沒有。一個人是在合法存在着。黑皮曾經這麼告訴他：

「一生多麼短促，愚者幹要到幾時才能發達，幹點犯法的事也大不了甚麼，反正我們都沒得到快樂，一生下來就被判定了罪似的。」

這句話對他實在是說中聽的，因此他開始摸索着自動手槍，而且他還是未曾覺得這樣做是一種錯誤，儘管黑皮已因為這麼做而死於亂槍之下。他又到六十歲仍下田，晚上也一樣要嘆息；他雖然帶着自動手槍，也一樣要逃着被人追，這當然使他看起來是一樣的，至少他曾經感到快樂過，他常模想着如離圓圓的轉圈去。如果當時如真有能力使他不被社會淘汰，他是忠直下去的，差的只是這一點。看傳說的臉，聽額上皺紋的吩咐，他真想殺死他自己的，可是，由於他在憐憫着自己，總算下不了手活下去，也就這樣錯誤着，在黑夜裏帶槍被人追逼着。他又想着人爲甚麼會錯誤，這錯誤是爲了甚麼？

又是一輛巡邏車奔馳了過去。何苦呢？他真想告訴他們：我就在這裏。這次他摸着自動手槍，又謹慎地摸着左邊袋裏剩餘的子彈，他珍惜着這些決定一個人的生命存亡的東西。又是一輛巡邏車馳了過去，速度較快了一些。也許他們已找到了他吧！

那一面應該是東方吧？可是看不到一點天亮的痕迹。天亮？如果是天亮了又怎辦，那時他不是根本就隱藏不了嗎？萬一給他們發現了，會毫不猶豫地馬上開槍把他射殺，射中他的腦袋，太

關穴，心臟，那一部份屬於他的就是他們的目標；中了槍後他會掙扎着去扳動自動手槍，不過他可能已不能碰擊，他可能很痛苦，而且很後悔，他會想到要看看如圖、兒子，以及他的母親，儘管他們都在怨恨着他，但他和他們畢竟是骨肉，因為他就快要死去，死去以後再也沒有第二個他給他們去怨恨和詛咒了。他想他們一定是在看到他奄奄一息時會回心轉意的。他知道這還是人的常情，就是人對那個人有多深的怨恨，只要是在和那個人訣別時，都會自然的流出淚來表示懊悔，期望將死的人會對他們先前的錯誤給予原宥。他們會原諒他的，他到底是爲他們而活着的。離家應該不會太遠了，他實在走了很多的路，這一生他還沒走過這麼長的路，這是第一趟，他實在腦極了，從來就沒感到這麼疲倦過的，就是今晚，只有今晚他感到一切都失去了常態；他感到夜的恐怖，他思念家人，他想到他的生存問題，或許是因為他開了一槍的關係吧！是的，這一槍他實在不應該發的，可是，他要換回他的自由和生存。

在黑暗的路上來了一個騎着機車的人，他靈機一動，本想三言兩語向那人騙過機車，可是不能，只好掏出自動手槍，那人的臉色應該是鐵青的，但他沒看到，他每過機車踏車走了，只聽見後頭傳來了兩聲：「有賊呀！有賊呀！」然後一切又歸回正常。他想，他暗笑，他何只是賊，是聞名四方的強盜呢。有機車代步總比步行來得好，不過却要沿着路邊走，沿着路邊走就得隨時提防，那些巡邏人員，路障，一切都在阻礙他不能再自由下去，或者生存在下去。雖然握着一把冷汗

，但仍是輕鬆的，一路上並沒錯過甚麼，也許這是他們意想不到的事。

家，他整夜在期望著的，就快回到了嗎？如鳳不知難得怎樣？也許正在夢見他已死去，七孔流血，兒子穿著黑衣，開車也許是撞上下石塊，車身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幸虧他手腳敏捷，技術算是差不多，這才保持了它原來的平衡。回到了家，萬一他們真的不歡迎他，又怎辦？他想不會吧！到底他還是他們的骨肉。東面總算已擠出一些微白，路上行人也逐漸多了；他們一天的生計又重新開始了，而他……真不能再想下去，他可能已走入絕路，可能正根據著和命先生的預測而步入另一道路。看掌紋的說命運線中段分岔，總是不祥的，凶事多，吉事少，使這斷定不能成立的，就是看掌紋的那句江湖諺訓：「如果能花點錢，還可以補救。」因為這樣，他不再去管命運的事。他想到這些，忽然心裏一顫，摸自動手槍，才又安了心。

在迷漫的晨霧中看對家的輪廓了，他卻反而猶豫起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向不回家都是他的自由，誰都不敢多管他一句，現在回到了家，連敲門的勇氣也鼓不上來，真是慚慚。他在靜悄悄的屋子前後兜了一圈，看了看朝後門的那道矮矮林林，他走回大門邊，終於輕輕的敲了門，响起了腳步聲，他心定了起來，不知開門的將是如鳳？是父親？是母親？總之感到心慌。門開了，是他母親，她一向早起的。他母親對他的在未天亮時回家，和他臉上的憔悴，感到事情的不尋常，她是想問個根由的，但他沒給她機會，他狼狽而迅速地閃進自己的房裏去。如鳳也已經醒

着，也一樣感到驚奇。但他實在困極了，把整個軀體往床上一傾，他不想回答甚麼的，但他也沒聽到甚麼，說有就是那一聲輕輕的嘆息。他第一次真正的感到家的安全，家的溫暖。可是，天已開始亮了。

當他被推醒時，才發覺已是接近中午時分，但他却看到如鳳驚慌的表情和鐵青的臉色，他已意識到了，他急忙將自動手槍取出，裝好子彈。如鳳低低的指着前門，他走出房門從窗口望出去，他完了，一大隊警方人員荷槍實彈，正在從遠處逐漸圍上來，一個像指揮的正在招手劃路，像是在指示行動。他已完全沒有時間做任何思考了，兩條路，一條是投降，一條是拼死從後門衝出去。投降——是失去了自由。衝出去——可能還有一線希望。他緊握著自動手槍，看著他父親母親如鳳和兒子都縮成一團，他應該怎樣做呢？現在要怎樣做才是對的？一個人的存在就是這般的悲慘和渺茫，外頭那吶喊着的聲音是為他而發的，他的生命的持續或死亡都被那些聲音震顫着，他又看到自動手槍在發着亮晶晶的光彩，他看到自己生命的光彩，有它，他是會安全的。他是兼要生存和自由的人，但在這個時候實在不容許，只有一種由他選擇。他飄浮着，不為甚麼而飄浮着。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看了看他父親母親如鳳和兒子一眼，算是一種告別，忽然間，他竟感到他們的仁慈，他們的親切，可是，他已不能再久留了。他握緊著自動手槍，帶了刺鋒的子彈，毅然地從後門走去，如鳳是想阻止他的，但已不可能了，她那一臉淚痕，也沒法阻止他，他

的快擇是超越一切的。他要改變命運線上的岔點。終於，他衝了出去，只聽到一陣猛烈的槍聲，很快的又回歸了平靜，平靜得使人料想到一種結果。

(一九七〇年)

強姦

他坐在犯人欄內，顯得那麼靜，那麼嚴肅，彷彿他已完全喪失了活動的權利，包括那手脚的活動；他再也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去睜開他的眼睛，因為法庭外一片鬧哄哄的，全部都是來爭看他的盧山真面目，他是一個犯了強姦罪的男主角。

這個時候他能做一些甚麼呢？他只有等待，等待所有的人搜集了充足的証據，然後把他的罪名成立，然後把他懲罰。他只有等，除了這他在犯人欄內的羣經已沒有別的。他聽到很多的聲音在爭論着，那都是完全對他不利，他根本不曾意識去聽取是甚麼，縱使去聽也是多餘的，那完全無濟於事，也可能會使自己更加悲痛、後悔。他知道人是最可憐的一種動物，雖然人具有最高智慧，但幹出來的事並不見得比其他動物高尚，做為一個人的他，竟然幹出這可恥的行為，不過這並不等於他已完全喪失了道德和理性，導成他犯罪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可是當他把那個女孩子強姦了之後，一切的罪狀即刻成立了起來，附在他身上，所有的人即刻進行搜取証據，從出事地點到那女孩子的處女膜，底褲，精液，以及他本身，一旦証據搜集齊全，能夠把他定了罪，這樣

一宗嚴重的社會問題案件就結束了。他是無話可說的，說一些甚麼呢？向誰問一句他有罪嗎？誰會給他說一聲他沒罪，一個完整無瑕的女孩子都被蹂躪了，難道這還能無罪。對的，他知道這是一個講法律的世界，人之所以會犯罪就是因為有法律的存在，但法律仍舊沒有那種高度效能去抵制人類犯罪，只是在「一宗事情發生以後被應用而已」。

他真想抬起頭來看看週圍的動靜，可是，他失敗了，他沒有這種勇氣，在這種時候他只有迴避一切，他知道那一對對親屬們的悲痛的眼光都在死瞪着他，在咒罵着他；但這一切，他都願意承受，甚至要他們來鞭撻他，痛痛快快地把他打一頓，這樣也許會感到鬆弛一些，再不然他就要暴斃了。當然，如果在這個時候會突然死去，那是他覺得最快活的事，可是，事實並不可能這樣發生，他要靜靜地坐在犯人欄內供人觀覽，要給人看一個已被說成禽獸不如的人，一個廿五歲的青年。

他實在感到不耐煩，為甚麼要用這麼長的時間來審判自己，這不是很容易的一回事嗎？他曾經招供，他曾經承認有罪，強姦那女孩子的就是他，那麼為甚麼還要浪費這麼多的時間去爭論，有甚麼值得爭論，爭論的結果還不是照樣的把他判罪入獄。現在他要求的就是希望法官能夠即刻宣判，十年廿年都沒關係，只是這一刻的逗留真使他感到窒息。他真想高聲吶喊，但他還是照樣靜默地把臉朝著地板，讓那些爭論的聲音淹沒着他。

時間為甚麼過得這麼慢，彷彿就是在跟他作對似的，一分鐘竟像一小時那麼的長久，這幾天來他實在是受夠了，庭外那些蔑視的眼光，那些冷言冷語，離之那些都是使他的人格以及人性貶值的，他無可奉告，那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在犯人欄內，那就是在承認這個事實，使這個事實去產生一種結果，然後庭外那些人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滿足而去。沒想那也是很慘酷的，也是缺乏人性的，但也祈那些在進行審判着他的人；而所差的一點，只是他們是站在對的一面，他已被納入錯的一面，那麼，被審的是他，受罪的也當然是他。他早已認罪，那女孩子是他強姦的，但現在仍舊要審判，而且不知道還要拖延多久才能結束。

他真想懇求的代理人，一個不知真相的人竟要代表他說話，不知道是誰搞的把戲，他根本不需要。不需要那些在法律縫隙裏吃飯的人，最知道真相的只有他自己，連被告也不會知道這是一樁甚麼事，她只知道自己的貞操被人破壞，但根本不知道真相，她的口供雖然就是真的，但最徹底的她還是不知道的，她有能力去成立他的罪狀，她卻沒有能力去了解這樁事件的真相。代理人滔滔不絕地引經據典，可是那只是一種虛幻的把戲，一種企圖隱瞞事實的措辭，那也是不會洗脫他的罪名，他的罪名是早就已經成立着，當他瘋狂地強暴地扯脫那三角褲的時候，罪名已經豎立了起來，在那虛無之間牢固地存在着，再通過法律才把它明碼化，使人知道那種罪名是屬於他的，一個廿五歲青年所幹下的強姦案。他願意承認這個事實，但他反對這是一種高壓行爲的指責，

他覺得這種指責太過於刻薄，太不近人情，也太不公平，這是對人性的剝奪。當道德被高高舉起之時，人性卻變成了奴隸，在那高貴的名譽之下被奴役着，一種絕對服從的。他知道強姦是有罪的，且刑罰並不輕，除了坐監外還加笞鞭，就因為這樣，他一定要揭開這個事實，一個不容易了解的真相。

當他在進行強姦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計劃的，只是在剎那之間，那像是一個圈套，他陷了進去，就再也起不來，那麼可憐地任人擺佈了。幾了幾年的補習，他是以正人君子的態度活在人的心中，從就沒產生過點滴的邪念，那是正常的嗎？把自己禁錮得太嚴，把自己看得太高，那是反常的嗎？不可能的，他會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樣，需要女人，需要愛情，內心那份誠懇的愛正等着去奉獻，只是時間而已。但沒想到他會那樣沒意識地走入那陷阱去，當他雙腿接觸到那圓領下的那道乳溝時，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禁錮得太久的結果就是這樣地在剎那間把自己撞塌了，焚燒了。為甚麼他的家人要離開，為甚麼他無端地要走進那間去，那是不可思議的。他原本可以這樣就即刻離開，可是他已無能為力，已墮入無法拯救的深淵裏，一股狂風似的慾念在不斷地圍繞着他，他已完全地介入錯謬那一面，他已不能自拔，他開始把那火在自己身上點燃，焚燒了那所謂崇高，焚燒了那所謂道德，那柔弱的軀體，那急促的呼吸，那沒有抵抗的；那是慾的揉合，慾的妥協，一種屬於無罪的人性的最真的表露，是自然的，是不違任何算法的，除

了所謂道德和尊嚴外，那進行為是無懈可擊，是絕對的。所以有錯誤只是不能通過道德和尊嚴，在這當時就已形成了是一種犯罪的行為。一個局外者的眼睛在觸及這種恥辱時，尊嚴已開始憤怒，於是就要實行申訴了，除了指他是強姦者之外，別無他的。他沒有發聲，這是事實。他坐在櫃內靜靜的等候着，等候着一些苛刻但對他有利言語能夠被宣讀出來，一被宣讀出來之後他可以輕鬆地步入另一個境界去，雖然那是一種苦難，但他却是樂於承受。

他知道這場審訊會再拖延十天八天的，因為他們所爭論的彷彿都不是屬於他的事，而是另一個人的事，他感到的實在是陌生，未曾發生過的，可是，他們都費盡唇舌在為這陌生的事爭論着，包括他的發言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他們走，在拼命爭論着，為的是甚麼呢？是人家的自由，還是自己的聲譽？而對於他的事，他進行強姦的真相，他們為甚麼不去研究，而只談處女膜破裂及精液屬於他的這些，只這麼浮淺地談論過了便算了事，其實，距離事實的焦點還遠着呢！他們為甚麼不在誰是原告誰是被告這點上花些時間，或許這可能會使整個事件改觀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進入事件的真相裏過去，他們只在外邊游說，企圖使人相信，只根據第三者看見的剎那做為立足點，在那範圍內去編排證據，當然，現場目擊者是最確實的證據，但第三者所看到的只是外在的強姦形式，他在上，女的在下，這就是強姦，強姦就是這樣進行的。除了這形式外，被包含在所謂是証據裏邊的都是虛假的，但那却是最有力的証據。

倘若能把原告與他這兩個主角的立場來對調一下，那麼他會供出一切最真實，不受道德和尊嚴所束縛的，那是一種主動的，一種惡的需求；屬於一個十七歲少女的。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已永遠無法去改變這個事實，去把他自己變成原告。他默默地垂着雙眼，在地板上搜索着，無神地，像已接近了死亡似的，等待着這場審判的結果。

她站在証人欄內，那份少女的矜持已被剝奪，庭外那些好奇的眼光，顯得她好窘，不時低下了頭，希望能得到片刻安甯，可是，不能，她必須隨時回答問題，必須抬起頭去尊敬，她根本不知道回答的是一些甚麼，她只機械化地聽到一句時就回一句，使她感到無限煩躁，對這場審判，在她內心底下，蘊藏着一個不能道出的証據，她想推翻所有已經成立的罪証，可是，當她看到她的家人時，她只有顫說，因為那是整個尊嚴，不容侮辱的尊嚴。為了照顧尊嚴，她只好說着那些証據，那只是說而已，可是這對於她本身並沒有得到甚麼，反而增加了內心的痛苦和歉疚，她曾經想過自殺，企圖以自殺來作最真實的証據，結果是失敗了，只好被安排在証人欄內淌着淚講實話，雖然在第三者聽來是會以為全是真的，誰知道這完全是被尊嚴篡改過的，她不能不說的，為甚麼會有人要她說這些話，然後使被告罪名成立，然後去坐監，這不是太殘忍麼？

她所以要求看說，那並不是因為本身所遭受的羞辱，而是哭被告因為她的供証而將被判罪，

在她良心上已烙下一道深深的痕；可不是麼？原本是一個無罪的人，但現在却要他來承受這項罪狀，蒙受這種不被理解的羞辱。她感到一陣陣痙攣，倘若再讓下去，她將再支持不住了，因為，她已講得太多了，她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說下這麼多的圈套，引誘着她一步步走進去，為甚麼老是問時間，問地點，這難道能夠顯示出最真實的嗎？這完全是一種錯誤，一種使人感到矛盾的事，如果她把一次一次的時間錯誤分分鐘，這或許能夠挽救被告的命運的。可是，當她一觸及家人的眼光時，她就感到矛盾起來，只好正正直直的那樣說着。

她對着那一道道揮霍的眼光感到極度痛恨，為甚麼人總是這樣，應該有所改變的，不能總是抱着那種腐敗的觀念，以及那種幸災樂禍的態度來對待那些不幸的人，包括她自己，她是一個毫無經驗的少女，一個含苞待放的十七歲少女，她應該擁有處理自己的真摯的權利，不應該被操縱在法律、道德與尊嚴之間。她並沒有後悔這椿事的發生，那是一種自然的，但她怎樣也沒想到在事情發生後會產生這樣的後果，她會變成原告，他會變成被告，且要在証人欄內任人觀賞，要講那些她不願意講的話。她當時只是感到奇妙，因對他的好感，而產生了那種奉獻的心理，她看到他眼裏所蘊藏着的那道光線，像是期待着一些甚麼，所以，她穿閃銀的衣，試圖因這樣而產生一種美的結果，那種一個正當少女所渴望的愛，對性的好奇，因而她在環境的從眾之下，無端端地主動地走入房間去，她毫無拒絕地接受了一切，那是一種滿足，她渴望已久的，就是她沒想到在

利那之間，當門窗被掀起時，一個最真實的事實却要被推翻，且要演變到審判這地步，那是不可能的，那原本就是一樁心願，不關別人的事，可是這德與尊嚴却不允許，那是強姦，除了這字眼已沒別更恰當的字眼了。如果她的家人能夠把尊嚴擱置一旁，而以另一種態度來處理，那會很圓滿的，反正貞操的事已不能彌補了，那麼把它掩合起來，一切就過去了。

她看著那些人的嘴巴在不停地又張又閉，忽而緊張忽而緩慢，一切都在為着一個罪名，是那樣的嚴重似的，但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她想他們所要求的，她都已供給了，現在不知還要一些甚麼，她落著淚，淌著冷汗，她對自己已失去了信任，她不該再站立在証人欄內胡言亂語，她應該表明一個最確實的證據，然後把那些所謂道德和尊嚴一起毀掉，儘管罪名落在她自己身上，但她願意這麼做，只要能夠挽救被告，她是不在乎甚麼，她家人也不該再拔緊臉孔逼著她說那些證據了，這應該是改變的時候，她應該能夠這樣做，她有這種義務，因這事件純粹是由她造成的，她不應該只是站在証人欄內說謊話，而是應該講她心底的話，去盡一點義務，何況這義務是包含着意義的。她要恢復她自己，把原有的自己站在証人欄內，不再受第三者的指使，可是，她又發覺一切已經太遲了，她所說出的話已經太多，那些話已被認為最確實的證據，除非這事件突然發生戲劇性變更，要不然已無法再去更改，或許這變更仍然掌握在她手裏，她可以突然否認一切所供出的，但她却只是這樣流著淚淌著冷汗，一句話也說不出，靜靜地聽著別人在那犯罪名。

在進入一種無可挽救的地步時，她只有埋怨這世界的冷酷，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甚麼叫做有罪，甚麼叫做無罪，她真想把那些人咒罵一場，包括她的家人。這是一件跟他們毫不相干的事，竟然使用那種所謂權利，把一個無罪的人來定罪，實際上就是這樣。她只能忍耐著，積蓄著心頭那股憤恨，她真想對被告訴說，她所以站在証人欄內，那是沒有辦法的，她不能擺脫這個束縛，他的罪名對於她並不存在的，那只是法律與道德與尊嚴之間所抓住的缺點而已，這並不等於有罪，那有罪的說法只是形式，只是一部份的人在尋求滿足。她對她家人的臉失去了信心，那是虛偽的，最不明瞭一切真相的，他們並不能代表甚麼，只是懂得說一個人犯下錯，有了証據証明那人有罪，那就是必然的，鐵一般的牢固，事情並不一定要這樣處理，雖然這麼做能使尊嚴得到伸張，但對整個事件並沒得到甚麼，尤其是貞操的事。從開始到現在，她是麻木的，沒意識的，所說出的只像是夢囈，她只是暗中祈求，這場審判應該可以結束了，而且被告應該是無罪的。

她站在証人欄內，一臉表露著最尊嚴的憤怒，有把被告吞下肚裏或者痛咬幾十口的可能，她做為一個母親，竟要忍受這種羞辱，這點羞辱使她沒有辦法活下去的感覺，她無論如何也要使被告罪名成立，而且最好是絞刑，這樣才能發洩她心頭的憤恨。她掀起門窗觀察所觸及的利那就是最真實的証據，那種形式就是強姦，那麼被告是罪無可恕的。她未曾想過，她自己的離開會是犯

罪的因素，倘若當時她未曾離開家，那麼這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可是她不能理會這些，事情居然已發生，她只能這樣做，一定要被告去坐監，這才罷補回一些甚麼。她沒想到被告竟會像禽獸一樣，一個堂堂的男子漢，會幹出這可耻的行為，她把女兒辛辛苦苦地帶大了，就這麼便宜地被侮辱了，是誰也不會輕易放過的。她所看到的只是殘秒處的事，但她却說了許多，就是因為要讓被告罪名成立，只要他們需要的，她都說了出來，她不能看着女兒流落那種情況，她一定要報復，自己不能執行，只好讓法律去判決，這樣她才會心滿意足的。

(一九七一年)

熔岩

捱了將近半年的哀傷後，嫂嫂又轉入苦悶的圈子去了。我很同情她目前的處境，那種精神突然空懸，突然失去了慰藉，也包括那性慾需要，這種苦是不難了解的，由於環境的限制，我所能給予的也是有限度的；其實，我也不希望能得到環境寬息，我知道自己是脆弱的。

嫂嫂目前的生活方式是脫離自我的，一日一日的，藉着那兩個天真活潑的女兒來消除和減低自己的哀傷和寂寞。一個女人的處境，實在是很難得到他人諒解，即使有人正在了解着她，她也無法去接受，無法把一切傾吐出來。我就常聽到她在房裏會低低地引泣着，那就是她明確地表達出內心的抑鬱和痛苦了。她是柔順，容忍的，對目前的生活雖然感到極度痛苦，但我看得出她仍然沒有任何抉擇，這是不簡單，不容易解決的一樁事，倘若她有甚麼意願，那麼她必須在愛情、肉慾與骨肉之間作一個決定，由於這個原因她事願忍受着精神上的苦痛，無論怎樣她是不會讓那兩個無知的孩子走向悲劇中去，我想嫂嫂她是會做得到的；現實對她的確太苛求了，太刻薄了。對嫂嫂的這種命運我是企圖設法去換救的。

這半年的時間使嫂嫂完全改變了，我已再也看不到她那種成熟後的女人在歡樂時所流露出來的純樸笑容，那種給人直接感覺的和藹和真摯，我也聽不到她那清脆的嗓音；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張滿佈愁容的臉，偶爾會面露笑容，但也只是那麼短的一閃，且只是在於敷衍，即使能聽到她的聲音，也是單字的，這些情形看起來跟以前完全是兩個人。當然，女人或者是脆弱，怎經得起多大的衝擊呢？何況當她在這種年紀時就失去了丈夫，她的一切美好幸福的也都跟隨著消逝去了，這空缺實在是難以彌補的。

嫂嫂大概只有廿五六歲罷了，下一段日子是好長遠的路呢！要她這樣獨自走下去，實在是不公平，也是殘忍的。這已經是一個新的時代，女人應該絕對保有本身的自由權利。可是嫂嫂對這些事又好像不很重視，一直是那麼地保持沉默。其實，我看上去，嫂嫂正好像是一座潛伏著的火山。

哥哥百日祭那天，嫂嫂變不再是那樣號啕大哭，我却也知道她流了整天眼淚，尤其是當着兩個幼小的兒女無知地跑在墓前時，她可能因為觸景傷情，竟整個身體仆到地上去，我因為怕會過度哀傷而暈倒，看旁人又並不怎樣關心，只好上前勸說幾句，並且扶她起來。本來，我這麼做並沒有甚麼不對，是光明正大的，可是在父親和弟妹們的眼中看來，却成了非同小可的事，也許在他們的心底早就存着一種我對嫂嫂不懂好意的心裡，這一觸卻正好使他們的仇怨成立起來，雖然他們都沒說一句甚麼，但我是敏感的，從他們的臉色中就能看出那點被隱沒着的。在我扶起嫂嫂的剎那，那一觸，她是驚慌的，同時也是感激的，除了這些我想不到並沒有想到甚麼。

我相信有某些事情是有可能因第三者的懷疑心理而觸發而演變成爲一種事實。在因我觸及嫂嫂那白皙的手臂而引起他們的不滿後，也因此在我心裏產生了一種自衛的作用，我比往日更想去接近嫂嫂，更想去安慰她，憐惜她。我時常趁着閒空帶着兩個小兒女到處去玩，希望能看得到嫂嫂會因此開心，更希望能通過這兩顆小心靈把嫂嫂的感情引渡過來，因為我不能再讓她這樣被他們隔絕，難道哥哥的死是她的罪過，失去更多的也應該是她，在她的精神上感到極度的空虛和痛苦時再加工這種冷淡對待，我想一個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也不能靜若眼睜看着一個人這樣慢慢地走入悲劇中去，所以我有這種義務去這樣做，儘管她是我的嫂嫂，儘管我這種義務是根據精神或者肉體作爲出發點，我只知道她是人，是一個女人，一個仍充滿着青春氣息仍有權利去享受幸福的女人。

由於環境的約束，我跟嫂嫂談不上幾句話，除了幾句能夠當着他們面前講的，還有甚麼呢？說有就是那麼簡單了。我知道她是時常想逃避我，但她這麼做是失敗的，住同一個地方，那範圍多狹小，接觸是無法避免的，本來這是很平常，就是因他們的懷疑而使我和嫂嫂之間的感情產生了一種神秘感，就好像一樣不可觸的東西就總想去觸它。我的感覺是這樣，不知道嫂嫂的感覺

是怎樣的，她總是當做若無其事似的，對他們對她的態度也不多說一句，她最基本的性格就當這樣表露着，顯出了一種高蹈，不可侵犯的。

哥哥在世時，我跟嫂嫂也常有說有笑，却不被認為有違犯了甚麼，現在，我和嫂嫂之間竟然架起了道德、禮教、人倫這層多的藩籬來，一牆重重地阻擋着，只要跟她多說一句話就會看到一雙雙睜得大大的且充滿神秘和鄙視的眼睛，好像就是在說着：不知羞耻，萬一我們的和嫂嫂發生感情，或者更嚴重的，那麼他們又將如何處理呢？脫離關係，我看沒有甚麼更嚴重的吧！

我對嫂嫂所付出的感情，在客觀環境上雖然是有限度的，但在我內心上可說已經是全部，她是會體會到的，但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她能明白一切事情的嚴重性，她能約束着自己，在各種可怕的觀念的囹圄下，她是準備去犧牲一些的；何況在她那殘缺的心靈上哥哥的影子仍不能完全撤離，怕可能會因此而引起內疚，這是女人的常態，尤其是像嫂嫂這種人，她會看得很重要的。在此刻倘若輕舉妄動，換來的也只是下賤和可耻的唾棄而已。

嫂嫂現在是處於迷霧之中，她的心情應該是復雜的，矛盾的，為了今後的那段長遠日子，雖然在這兒是不愁吃不愁穿，孩子們也很快樂，可是，她那精神上的空虛和肉體上的需求又要怎樣處理呢？我就曾經看過很多個有若同等遭遇的女人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死去，那就是難得下愛情卻難不下肉慾，為了要滿足肉慾又難不下孩子，結果還是把自己解決了。我堅信嫂嫂是不會這麼懦弱。

弱和愚鈍；她會堅強的容忍下去，等待下去有一些事是會改變的，這很可能，我也當然希望她會這樣容忍下去。

嫂嫂經常安靜地獨自思索着，到底思索的是甚麼，我當然不能完全知道，不過照我的推測，她所思索的問題是不會超過她目前的處境範圍，有許多的問題是需要去思索的，何況嫂嫂能思索的時間太多了，在孩子們睡去時，她就無所事事了，那麼在這冗長空曠的時間內要不去思索也是不可推的，尤其是在晚上，我也經常聽到她那長長的微弱的嘆息，這種情形是不難了解到她內心的苦悶了。我有時真想不顧一切向嫂嫂表白心底的話，但又怕難為了她，她仍舊是人家的媳婦，她處於這種地位有許多種事情是不能在她身上發生的，我只好抑制着自己，等待着時間慢慢的去滋養。

我是廿二歲了，這個年紀已絕對的跨過了成長界線，我當製造着一個屬於自己的美麗世界，我有能力去肯定一件事的後果，當然，這並不是意味着已知這一件事的後果的嚴重性而就能避免去使這件事發生，這是不被包括在已肯定的後果之中，那完全是兩回事，人往往就是這樣，已確知這件事的後果的悲慘程度，也依然要讓它發生，因為人總就只是人而已；我也就是這麼一個平凡的人，一個具有正常性能的男人，對性確然是陌生，但也是渴望的，這是年輕人固定的過程。可是，我却發覺自己已被納入畸形的軌線。

那天我看到嫂嫂在廚房裏忙著，她是正在忙著煮飯燒菜，那身淋漓的汗，那身緊貼的衣服，看上去就像有爆開的可能似的，我不知道怎麼的，竟然站著看出神，我不能說出一種理由，只知道那是潛意識的，一種性慾的自然反應，心臟似乎就要裂開，直到她發覺了我的存在，她那雙疑惑的眼光使我驚醒過來，也因此她顯得不自覺起來，我默默地走開了，可是，在這之間已存在著一些甚麼，使我始終無法鎮靜下來，真想再走回廚房去，幸好我沒那麼大的勇氣，同時也被姊妹們的眼睛阻隔著，經過了多久的掙扎，總算冷靜下去，我想這只是暫時性的，因在廚房裏這一瞥以及嫂嫂那遺憾感且灼熱的眼光，已把這件被懷疑的事逐漸演變成事實了，雖然我和她在那時刻都沒通一句話，但這一股可怕的眼淚，它正緩緩地在流向兩額存著同一動向的心靈，那種趨勢對外界將是可怕的。一件事居然已經要發生，那麼就讓它去發生好了，那再也無法阻止，即使能也將是更悲慘的。

我竟沒理由的懷恨哥哥的突然死去，他的死影響了我的生，造成了我的生命陷入生的激流裏去，要不斷地被沖擊著，當然，哥哥能活著，嫂嫂也是幸福的，每當哥哥在下班回來時，那兩個小女兒耄耋長長的，顯得那麼的熱鬧，嫂嫂的嘴角常因此而掛著那種成熟的完美的微笑；我就最愛欣賞她在歡樂時所流露出來的這種風韻。現在，哥哥死去了，他把兩個人的命運帶入另一道迷線去，嫂嫂沒有了快樂，間接地我也被介入，正被關困在這種奇觀念的圈子中，接受著種種精神

凌遲。

在生著痛苦死去快樂這意念的驅使下，我想到了要摧毀所有存在的障礙，我要時時過去，我要得到我想要的東西，不能得到是痛苦的，本來是能夠得到又不能得到更是痛苦。我已逐漸體會到嫂嫂對我表達的已比以前更多。那天我就跑到母親在對著她訓話：做甚麼事都要好好的想一下。那句話已是一個明證。我已不能再放棄，不能再犧牲，犧牲不但完全沒有意義，且是愚蠢的；如果這樣做是屬於錯誤的話，那麼我接受這錯誤，我只在於能獲得。

一有能表達我心底話的機會時，我就接近嫂嫂，她當然是感到疑惑的，彷彿在那空氣之間有著甚麼正在窺伺著，總是搭不上幾句就藉故離開，我看得出那並不是她的本意，那只是受威脅而已，她內心中所渴望的我想是共同的，雖然我和她之間存著特殊關係，在年齡上有所差離，但這些因素在愛與慾之間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嫂嫂的雙頰很容易泛上粉紅，我就當在那粉紅之間攫取我最滿意答案，那是神祕，奧妙，不能以語言來表達的，一切都隱沒在默然之中；如果是以語言直接地表達出來，反而會失去了那種含蓄美的意義。在嫂嫂泛起紅暈又即刻刷開的剎那，我的信心也就得到了支柱，我會這樣地看著她的背影，那雖然是背面，在我却覺得那是最真實，最完美的，我也覺得她所說的已經太多了，太多了。

晚飯過後，心頭仍然是壓着那疊苦悶，我帶着兩個小妮女到離家不遠的地方去看酬神戲，希望能消除去心頭間的重壓。小妮女到了熱鬧的地方，就嚷着要吃這吃那，我由她們而去，讓她們吃個痛快，吃飽後又給她們買了兩個飛球，就這樣搖搖晃晃的走回家去，那小的妮女因已疲倦，我把她抱起伏在肩膀上，不一會竟然睡去了。

回到了家，嫂嫂從房裏出來，就只有她一人在家，他們都去看戲了。她說：我感到一陣愕然，她不能說這一句話的，既然是那麼普通的一句話，它知道載着一股無度的敏感力量，她當然也沒想到這句話會使事態變得這麼嚴重，其實最確實的用意應該是她只想讓我知道，而並不是在於提醒，可是，無論怎樣，這句話已經失去了它原來的定義，它已起了焚燬一切的非常作用，那些所謂道德、禮教、人倫就可能在此刻宣告崩潰，我仍盡量地鎮壓着自己。這並沒有甚麼存在着，那句話也並不代表甚麼，只是無意間說出而被自己把它歪曲而已。事實上又並不這麼簡單，這是一件醜態已久的事，它早就應該發生了，只是被敏於種種的桎梏中，無法去持續下去，而在此刻，它將是一觸及發的。

我仍舊抱着小妮女，像個嬰兒似的不能移動一步。在那句話過後，我又接觸到嫂嫂那雙發亮的眼光，它已迷濛了很久，此刻它又重現那種光澤，這是最靠近且最長久的一次接觸，這一觸就像囚犯在飽受刑罰後唯一得到的鬆解時類似的那麼珍貴，且充滿着磁性，無法解開的，我已明顯地

看到了一切了。幸而大妮女嚷鬧着要睡覺，這堅持的時刻才又算成了過去，嫂嫂帶着大妮女上床去，我仍舊呆立着，小妮女在肩上升得呼呼作响，這是唯一的聲音，除此外一切都太靜寂了。嫂嫂又從房裏出來，示意要接過小妮女，不知道怎麼的，我竟無法控制身體的平衡，有倒下去的感覺，她上前來把小妮女接過去，這回是肉體的接觸，我聽到她那急促的呼吸，以及那灼熱的溫度，她接過小妮女後即刻轉進房去。我全身在抖動着，血液在沸騰着，心在劇烈的跳着，掌心的汗在凝流着，但一切外在的已在逐漸回歸原狀，我竟像一個戰敗的殘兵正從敵人的射程內逃出來似的，我靜靜的躺到椅上，讓自己獨自在焚燒着。我竟像一個戰敗的殘兵正從敵人的射程內逃出來似的，我靜靜的躺到一片模糊。一輛巨型貨車撞向大樹。失去人形的哥吉輪在碎屍間。巨彈起重機吊着貨車。死多少人都死多少人。嫂嫂在震怒旁呼天喚地。幸災樂禍的傢伙，人才死就搶去了嫂嫂。可耻可耻。真可惜，留下了年青妻子。趕走他，沒良心沒仁義的吳種。忽然我又被嫂嫂的影子引回現實，她走向廚房去。我竟想逃出屋外去，但怎樣也無法這樣做，像已緊緊的被甚麼吸引住似的。不一會兒，嫂嫂端着一杯咖啡出來，這是例外，從未有過這種生活習慣。喝杯咖啡。她說話的聲音是那樣的微弱，且帶着顫動，當她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時，我清楚地看到那水平面而在劇烈地跳動着，那是她的手，她也不能控制自己了，一切都失去了常態，她那種原本成熟的舉動現在已完全消失。剛要平息下去的那股感，又被燃燒起來了，而且更熾熱。我已脫離了自己，我的眼睛充滿火熱的

光，它在燃燒着，從嫂嫂鬆散的髮，渴望的眼睛，枯燥的唇，起伏的胸脯，到那抖動着的細緻的手。我已脫離了自己。我的手在移動，朝着某一個定向，那是一種跨越的情慾，那移動的後果，就將鋪定一個命運的另一道軌跡。當我的手正要觸及嫂嫂的手時，咖啡杯倒了。那命運又朝另一道軌跡走去。那玻璃杯傾倒尖銳的撞擊聲竟像雷聲般响，突擊着兩顆跳動的心。咖啡溢滿桌面，不斷地往下滴。嫂嫂急忙縮回了手，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咖啡流了滿地面，她也不知道該做些甚麼，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我看到她在逐漸往後退，緩慢地往後退，一個轉身又朝着廚房走去，我又看到那溢汗的貼身睡衣，咖啡仍在不停地往下滴，傾斜在桌面的玻璃杯已停着不動，它並沒有被碰碎，他們為甚麼要不在家，為甚麼還不回來，為甚麼要忘記心頭間的疑慮。我輕輕地把桌面殘餘的咖啡掃落地面，滴着滴着。此刻應該是最矛盾的時刻，我埋頭思考過得那麼緩慢，但我又失去這寶貴的片刻，我要抓住這片刻，只有這片刻才包含着最高意義，我猛地站起身來，站在通往廚房的甬道的前端，看到廚房去，是那樣的暗淡，太靜了，一切都靜得太可怕了，那暴風雨來臨前的靜止狀態，在那狀態中已隱藏着兩個命運的新趨向。我看到了西西里島上的艾納火山正在爆發，一股一股的熔岩在不停地湧流着，湧流着，所經之處一切都淹沒了。我發覺自己已在空間浮着，浮着，不由自主地走向廚房：

「嫂嫂！」

（一九七一年）

突破

（一）

他從手術專家沙瑪醫生的診療室走出來，雙眉緊緊得要連接起來似的，他在長長的走廊上慢慢地走着，他完全不去注意旁人的存在，在這種時候，當他知道自己的存在已被否定時，那還有那種閉情去關心別的事情。他走到走廊盡處，一片燦熱的陽光即刻刺着他傾瀉下來，淋滿了他一身，這一縷暖熱，頓使他感到一陣冰冷，他感到這已將不再屬於他的，他彷彿已不再擁有。當一個人的生命力被削弱時，整個世界也將隨着變成暗淡的。

他走向四層高的病樓。這是沙瑪醫生的指示，為了要進一步證明他所染的病症，他必須留院，以便讓院方能獲取正確病情的資料。他辦妥一切住院手續後，再走向登上病房的樓梯。他的信念早已崩潰了，他的腳竟沒勇氣去觸那石梯的第一級，走上去，走上去就不知要何時才能下來或者永遠不能下來，或者？他猶豫着，目眩眩地看着那一級一級往上升的石級，又回頭看着院外一片空曠的草坪，幾盆盆栽有秩序地排列着，花開得多美麗，其實，他並沒看到這些，那僅已被隔

在另一個世界似的，那麼遙遠，那麼渺茫。站在盆栽旁邊的是他的妻子何素仙和兩個可愛的孩子，正在同着他微笑。他是看到那張生活照片。他心底升上一股寒意，右手下意識地想往頸項摸一下，但忽然又像不能接受甚麼似的讓右手往下垂。他轉回頭向著柳枝，無可奈何地顫抖地一級一級踩上去，每踏上一級時他就想到是更接近死亡，那不是死亡向他壓下來，而是他自己逼上去，像是一層層地往前突破。

他迷迷濛濛地不知費去了多少氣力，終於走完最後一級，他又怔住了，聽到那一陣陣厚實的消無無味道的，感到一陣子昏眩，左手搭在扶手上。在較好過時，他的眼睛在搜尋著甚麼，那是他被指定住下的病室，那對他的生命有決定性定奪的地方。他朝著那病室毅然地走了過去，手裏拿著的是那些人院手續以及醫生證明書等，看了一下，準備去交給值勤護士。當他一走過那道病室矮牆時，他即刻發覺許多驚奇的眼光不約而同地向他掃視，他心內驕傲地一顫，你們又多派了一個可憐的同伴。他走向護士座位，說出原意後，站著等待護士怎樣安置他。護士查閱所有證件，認為一切都妥當了，帶他到病室中央一張空著的床位，那就是屬於他的。他坐在床沿，茫然地望向窗外，一片發亮的陽光，一片藍藍的天，在這以前，他從就沒有去感覺陽光的溫暖，去看藍天的可愛，或許，因為那是他生命以外的，而現在，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沒把握存在時，竟對生命以外的事物感到有些親切，那是因為它即將失去吧！把視線從窗外收回病室，一望密密的，只剩下

三五個空位而已。他無限感慨，這就是人生，人生並不是簡單的，它總不能在安安靜靜快樂樂中渡過的，生老病死，難道這是固定的過程。這麼多的人都是在等待著甚麼呢？只是在為著甚麼而掙扎著呢？是在等待著死神一步一步慢慢地逼近，然後閉上雙眼緊緊地把它擁抱著。他看到那些人所投過來的眼色，顯得那麼的親切和憐；是的，人就是這樣的，只有在相同處境的情況下才能這麼容易接近。

他的體格很健壯，但也一樣要穿上病人衣服。他經過護士給他送來的衣服時，幾乎要掉下眼淚，因為現在他所接觸到的任何一件事務，無形中都是在削弱他的生命力量，他感到他的手和腳都是冰涼的，甚至帶著些微痲痺的。他到浴間去換上了那寬闊不遮身的衣服，又重回到床上呆坐著，恰好碰上醫院的派飯時間到了，他完全沒有胃口，只要了一些稀粥和白開水，他彷彿這些食料已是多餘的。

被留院住下來，是個可奈何的事，現在要他打發這些時間才是問題，因此他就想得更多了，而且常是往壞處想的，總是把自己逼入一個悲觀境界去。那對開得無聊的手總又要動不動就是往頸項右面那凸起的部位伸去，却又沒能力去觸摸那核狀硬塊，然後又只好無聊地讓它垂下來，這現象是自我發覺可能是患上甲狀腺病的象徵後，他就沒勇氣去摸那粒核狀硬塊了。雖然到目前為止，仍然是處在懷疑階段裏，可是，他的求生慾念已在逐漸衰退，多過一天就彷彿更接近死亡邊

緣似的，他竟想着如果時間會停着不走，那麼他才能維持一些時候。當然，這是一個陷入絕望的生命的神奇幻想，一種奇遇。他始終面對着的是一個現實，他需要等着醫生當着他的面前宣佈他的症狀，那相等於一個死囚等着上訴的那種時辰。

他躺下床去，第一趟接觸到醫院的被褥，這是不幸的。他閉着雙眼，手沒意識地移動着。他想着甚麼呢？四十歲，四十歲就是終點了嗎？他還有許多事等着要做，這樣就完結不太短了嗎？太急促了嗎？孩子都還那麼小，妻子又要走入不幸的孤獨。素仙都很好嗎！在她發覺他患上的可能是癌症時，就不知哭了多久，可是，這又有甚麼作用呢，只是連他的心都揉碎了。他何嘗想這樣就離開他和孩子，誰不想歡歡樂樂幸幸福福的過一生，沒想到他的一生只是到四十這裏就結束，這只是一個驛站呀，另一個起點呢？他追求素仙是卅歲，得到她就只不過這樣短短的十年，他得到的太少了，付出的也太少了。現在，他想多一點的支付都好像已經不可能。當時素仙曾經和他去給人算命，現在想起來才知命運這回事是無法預知的，卜者會說他會活到六十大歲，且兒孫滿堂，這一切都是被假定而已，最正確的他現在已逐漸看到，且正在這接着。他把未來隔斷後，就儘量地沉浸在回憶的美裏。素仙多愛他，她害怕會失去他，他說萬一有一天沒有他，那麼她也會沒有自己，他輕輕地告訴她說他會活到六十歲。可是，就只那麼一剎，美好的時光即將逝去，多珍貴啊！現在素仙就要接受考驗了；人如果對一種東西想完全佔有，那麼他將會失去得

更多更悲慘的。像素仙的憂慮現在竟真的要他去體驗，她將如何受得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可能不再延續下去，只好在過去的時光裏尋求曾經得到過的東西，父母的愛，素仙的愛，孩子們的愛，還包括物質的，他感到多滿足，尤其是素仙那一片真摯。可是現在，一切即將改變，而且已經在改變；他那茫然的視線，那深鎖的眉頭，那憂悽的動作，就已表明了一切，一個生命陷入絕望後的特有迹象。

他斜靠在病床的鐵架上，眼睛巡視着病室內所有病人，有的骨瘦如柴，有的根本就看不出是一個患病的人；像他自己，誰會相信他也是一個患了癌症的人。痛苦的呻吟聲，那些長吁短嘆，那些無聊的胡言亂語，整個病室就瀰漫着一種死亡的氣氛，就是一個健康的人突然被這種氣氛圍繞着，內心也會感到不安的，那種死氣沉沉的，生的意念也會跟隨着搖動起來，何況他已染上可能跟他們一樣的可怕病症，怎不教他沉下去，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力量即將崩潰，時刻都會走向死亡。他看到病床的那個，一樣在右頸的胸鎖乳突肌部位上生着一粒明顯的瘤狀物體，那個人正在注視着他自己，當他的眼光和那個人接觸在一起時，那個人即刻面露笑容，顯得很友善地跟他打個招呼，他也隨意地點了一下頭。

「你是患上甚麼的？」那個人接着向他這麼問道。

他此刻是非常敏感的，對任何只要有關係的病情的，他都沒有勇氣去回答，甚至是憤怒的；

因為他總覺得任何一句歇問的言語都像在提醒着他死亡已降臨，所以他不能抵受這些本是善意的慰問。他迴避着那個人，甚至帶着些微的暴戾和憤怒，但到底他並沒有做出甚麼，只是一言不發，靜靜地把眼睛閉着。

「我也不知道的是甚麼，明天可能就會知道了。」那個人獨自叨叨着。

不要再說了可以嗎？他的心跳得多劇烈，他幾乎要喊叫出來，睜開眼瞪着那個人，看他是否再準備甚麼，幸虧那個人也已鬆弛了下去。這才使他安下心來，雙手仍在抖動着。他開始感到恐懼起來，這種環境將會使他的病況日趨嚴重，入院還不到一句鐘，就已經使他這麼不耐煩了，還有更長的日子呢，他將如何忍受下去，真不敢再去想它。

(二)

一聲幾乎震醒整個病室裏的人的慘叫聲，從病室裏面床角第二張床那兒傳過來，他睜開惺忪的眼，朝着那一面看去，是一個將近卅歲的青年正在痛苦的掙扎着，在床上翻來覆去，忽而向着小窗猛擊，忽而雙手緊壓着太陽穴。他總覺得那青年的床位相隔着一段距離，但在足夠的光量下，仍能夠清楚地看到那青年那張在痛苦地抽搐的臉，雙眼緊閉，咬着牙根，且仍不斷地在叫喊着。他不禁地流了一身冷汗，看看一些被吵醒過來的病人，都已是靜靜地在看着那個青年，彷彿是在看着一種精彩刺激的表演，但在他們的內心也已經在開始痛苦掙扎，像他自己一樣，他甚至是在

攪拌着：那種無法抗拒的死亡威脅。他看得目瞪口呆。那青年忽然間竟變成了他自己。他吞下了一口涎水，右手正想伸到右頸去，又想到甚麼似的又即刻縮回，輕輕地呼了一口氣，然後躺下床去，可是，他無法蓋上眼睛，那青年仍舊在痛苦地叫喊着，叫得他的心幾乎碎去。他又像在想著甚麼，在淚泉那角落裏夾着兩顆小小的淚珠。

「醫生說，那個人再過幾天就可出院了。」那個跟他病床的用這句話使他清醒過來。出院，他感到懷疑，後來仔細一想，才明白醫生說的是有道理的，那青年也該是出院的時候了，多餘留一刻只增多一些苦痛而已，在這種情形下，死的價值已比生來得高貴，在求生不得時只好乾脆地走向死了，一個生命的存在意義就是這樣的。他以雙手反撐着身體，看了看鄰床的，那人在微笑，手還不斷地摸索着頸上那粒有半個雞蛋大的瘤狀物，看來竟像是多了一種生活上的情趣。他真不曉得那個人對這種病症有甚麼感覺，既已患上這種病還能處之泰然，或許是那個人對這種病症的利害關係認識不夠，或是一個因過度絕望的生命的反常動態，他真無法去了解那人，何況他們相處還不到一天，而且談不上幾句話，因此他不禁對那人產生了一種憐憫，由憐憫而對那人產生了一種好感，但他並不想去跟那人多談一些甚麼，因他嫌怕別人提起他患的是甚麼。

「聽說他已醫了很久的，到最近才比較好了一點，只是常常要發痛，看像是痛得很利害的。」那人又說。說完又點了一根煙吸着。他只是微微地點了一下頭，一邊又向着那青年張望了一下

，又立刻收回了視線，像觸到了甚麼一樣迅速的反應。

「我生這個東西，起初我都不管它，後來聽人家說是會死的……」

他只聽到一個死字，就像有點瘋狂似的把整個頭埋在校頭裏，雙手企圖着把耳朵堵住。那人却感到莫名其妙，也只以為他是疲倦了。

(三)

又是一片藍藍的天，銀亮的陽光。他站在欄杆旁邊，看着腳底下那一片空曠的草坪，和那些活動着的人；僅有這麼短的距離，竟然分成兩個世界，那些是屬於快樂？又那些是屬於痛苦？又那麼才是界限？為甚麼忽然間他已被劃分了過來。他的歡笑仍在迴響着，無數學生的劇烈掌聲把他從雙眸上扶下來，他的生命被上了一遍金光，他要以此些光去照熱那些陰冷的生命。無意間他的手却觸及了這極狀物體，惱恨地後悔地埋怨着自己的疏忽。就是那天，他這樣無意地觸到了這顆東西，那時起，他的生命即刻陷入一個深邃的黑洞裏，一個幸福的世界即刻變形，七彩繽紛的生命即刻變為一片蒼白……

「爸爸，爸爸。」這是他所熟悉的聲音，他轉過身來，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他那兩個活潑的孩子和他的妻子素仙。他是真想笑一下的，但他不知道他的笑臉已變成甚麼樣子，他看到素仙給他帶來很多的東西，水果，衣服，禮物，還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她想得多遲到，素仙的獎就是這

些。他看到素仙在假笑，眼睛是朝着地面的，他只有充份地表示感激，不是以言語的，在這種時刻，想到要講的實在太多了，也可能因為太多而變成一種沉重的沉默，讓兩顆心在沉默中去盡情哭訴。兩個孩子蹦蹦跳跳的走到欄杆去看景色，他心想你們別走得太多啊！

「早上醫生來檢驗過了，帶走了一些血液和肌肉，再過幾天才能確定。」他終於把自己不願意聽的話講出來，他一定要講的，因為素仙要分擔這些，他知道素仙對自己的重要，她會堅持均分他的痛苦的，那些內心的。他看到素仙的臉色很憔悴，就體會到素仙已把這些苦痛承擔起來了

「素仙，別太担心，如果是的話，也沒有甚麼問題，因為醫生說我被覺得早，他們都很有把握的。」他的心像千萬枚針在刺着，偏過臉望着窗外望出去。

「我也是這麼希望的。」素仙把那絲淺淺的微笑化為淚滴，她的蛋臉太憔悴太蒼白了。她在輕輕地引泣着，也退落了他幾顆眼淚。在素仙面前，他要裝得對這病很有信心，於是他即刻想到堅強起來，要使素仙也對他的病有信心，他在淚眼之間綻開了一朵明朗的笑，笑紅了素仙的蒼白

「醫生說治療中心的設備齊全，外國的也不過這樣，像那些具有高度治療性能的X線，鉗鉗，同位素放射素，這兒都有，只要患者能及早發覺，希望是很大的。」他等着素仙回到十年前去。

他看到了，他們結婚前夕的她那種歡愉正在冉冉上升，上升，但結果又很快地沉了下去。是昨晚那個痛苦慘叫的青年又咆哮了起來。他望着那個青年，她也望着那個青年，而且帶着些微的恐懼。他兩個孩子也跑過去看熱鬧。護士們只忙着給那青年注射鎮痛劑。他和素仙的視線又融合在一起。X線，鉗鉗，同位放射素所建築起來的信心倒塌了，一層淡淡的哀愁帶了過去。素仙又迅速地視視線移向窗外，當她接觸到他的視線時，不知道她想到一些甚麼？一層沉重的死亡？一片優美的新生？不過，她知道，素仙在這種時候必定是悲觀的，當她看到那個青年的痛苦求救的恐怖情形，也就更削弱了對他的病的信心。他只好讓眼淚倒流，畫一道淺笑在嘴角：

「那個青年是遲遲不肯接受治療，才會這麼嚴重。」在素仙的臉上，仍看不到一點點信服，他自己却呆呆地看着兩個孩子在無知的跳躍着。

在那邊不濃不淡的憂感氣氛中，時間暫時給他們劃下一道界限。他陪着素仙和孩子走出病室，然後再送着他們走入電梯。當電梯的門一關上，他兩顆大大的眼淚禁不住也跟著掉落下來，它是已逼著了多久的。素仙雖然能抵得住這憂感，孩子們仍在歡樂中，不知將失去一些甚麼。他怎能捨得就這樣離開他們呢？他又何嘗想到這麼做。他呆立着看那電梯下降，包括着他那冷卻的心。他彷彿這已是最後一面，以後將永遠永遠無法再見。其實，他內心也非常矛盾，雖然他怕不能再見到他們，但也怕再見到他們；那種在和素仙相處時的憂傷氣氛，和看到孩子的那種

天真無知，更使他感到難受而已。

(四)

一個生命被感覺到存在對它是很需要時候，那麼他會更怕失去它，會更想去保有它，可是，正當着它的存亡仍然不能得到肯定時，那又將走向更悲觀的境界。

黃昏正臨臨，這是第四個了。他的學生殷勤且親切地圍圍在他的床沿，有的正在給他削着長把架，有的默默地思索，有的靜靜地看別人的動靜。

「老師，你清醒才不過兩個多月，我們的籃球隊却退步得很厲害。」一個說。

「黃老師真不行。」另一個又說。

他不知道聽夠去的是些甚麼，只側過臉注意着那個他受痛苦摧殘的青年病人，看他獨自地在削着蘋果，時不時又停下來，看着那柄發亮的小刀，像要替解出一點甚麼。在這個時候，他才覺悟到他的學生正在對着他說話，轉過臉來，做着歉然的微笑，然後說：

「我真的對你們這樣重要，你們可別太任性。」

「數學，我們真的太缺乏了，還有運動這方面。」

「你們先用功，我好了還是要回去的，除了教書我還能做甚麼。」這些話是很動聽的，但這並不是發自他的內心，他真正要講的應該是這一句，我永遠不能回到你們身邊了。

「我們都給老師祝嘯。」

這是存在很久的事情了。他怕人家對他看得重要，怕人家提起他的健康問題，可是，他總沒法子逃避，像這般熱誠的莘莘學子的心意，他要怎樣才能拒絕，完全不能的，只好靜靜地離開那顆心，任由他們去牽制，用他那親切的關懷，誠懇的慰問。他的確在每一句言語中盡落自己的信念。他總感到自己已站在死亡邊緣，他想到鄭康那愛嘔吐的傢伙已被昇往治療中心時，他的內心就不能平靜下來，想着自己，會不會也一樣被肯定是那小東西。現在他竟對那愛嘔吐的傢伙有所依戀，如果那傢伙仍不被帶走，至少他仍能得到一種安全感，那就是說，檢驗結果並沒有一百巴他都是患上腺癌的，可是，現在不同，他要等多幾天才能夠知道自己的正確病狀，最慘的，也應該就是這幾天了，他曾經花了多少心血去換來的幸福和快樂，竟在這幾天之中就已完全被剝奪。他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別人都能那麼安靜的等待着，靜靜著醫生解釋他們的症狀，像鄭康那傢伙就是這樣，在醫生當着他面前證實他患的是甲狀腺癌時，他的表情並沒有甚麼特殊，只是眉頭皺了一下子，過後又是那樣笑臉迎人，還像很得意似的告訴其他的病人說他就要到治療中心去了，而他自已跟那傢伙比較起來，確實相差太遠了，也許他想的事太多了，多等一些時刻就宛如更多一層的痛苦。那傢伙住了多久，連一個親人來探望他都沒有，而他自已，却經常在親友們的慰問中把自己的生命價值不斷地提高，因而他不能承受這個未來的現實，他怕會這樣失去自

己。從一片紊亂暫避入甯靜，他看着學生們都將離去，他只用感激的眼色送他們出去。

(五)

他隔鄰那張空著的床位，又有一個人東搖上去，又是不幸的一個，他看着那人的動作，跟所有病人一樣，顯露着一種沮喪，迷惘，和不安，一上床就靜靜地躺著不動。這兒的悲愁是延續不停的，一層又一層地緊接著，一個人走了又一個上來。他悶悶地呼出一口長氣，明天或許後天就可能會如臆正確的確狀了，可是，可能是因為太接近明天的緣故吧，一個決定性的日子，竟產生了一種非常緊張和不安的情緒，他常不斷地流著冷汗，甚至時常感到癱瘓的樣子，他盡力掙扎，常把事情往好處想，但仍一樣不能夠安靜，他總覺得明天對他的生命威脅太大了，他是懷疑自己不能忍受那種現實的，縱使那是無法逃避的一刻，他也想逃避，以任何一種方式都無所謂，總之，他不能看著醫生站在他的面前，像這幾天，他就受夠了，每當一個醫生出現在病室，他就不禁心驚胆跳，一種神聖的任務已被他的精神認為一種謀殺行為，把醫生們看成一個個慘酷的劊子手，時時都在威脅着他的生命。這幾天是他生命最激烈的一段日子，素仙的眼淚，孩子們的無知，親友們的關懷，病室內令人心寒的痛苦呻吟，還有一個個都被證實是癌。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他的生命力量已殘存無幾了，還要等著這個決定性的日子，這個明天。他的眼睛無力地望向窗外，尋找着一些甚麼，在那廣闊的空間是否能孕育着另一線生的希望，但，這是渺茫的，虛妄的

他希望所有的人包括素仙和孩子，都不要再來探望他；他彷彿已是一個死去的人，是一個行屍，已不再去領略一切人所應有的情與愛，他若受得更多，那麼他的痛苦就會更深更重，而且就更趨近死亡的界線。

他又聽到那個青年低弱的呻吟聲在逐漸擴大，升高，又接近狂叫的地步，他也聽到一陣陣拍打肉體的聲音，是那個青年忍不住苦痛而索性朝着發痛的地方敲打所發出的，他緊閉着雙眼，聽着那陣陣哀號聲敲擊着他。他也看到隔床那個新住院的那對惶惶的臉色。

蓦地，一陣失去理性的慘叫驚動整層病室，許多的病人都朝着這病室看過來，護士們也慌做一團，大家都圍攏着那個青年。他為了好奇心也走到那青年的床邊下去，才知道是那青年用那把削蘋果的小刀在小腿發痛的位子上直插下去，然後朝着脛骨拉直，直控到腓骨長肌那兒才停止，大概有六七吋長，肌肉裂開着，鮮紅的血染滿了整個床及周圍，那青年彷彿失去知覺，但臉部仍有痛苦的壓壓張張，手在鮮血中抓抓甚麼，接着逐漸逐漸的昏迷過去，血仍在不斷地溢流着。醫生和護士們在急若搶救，把他移入急診室去。

他看到這一幕恐怖的事實，他又呆了，手和腳感到柔軟無力。這是可怕的过程，而他終無法去接受這過程，他想知道如何去過這過程的惡魔，他想想，眼睛不斷地朝着那道殘缺的欄杆張望着。

(六)

大地又開始抹上一層金光，新的一天正在開始。他那雙無神的眼睛顯示着昨夜未曾好好的睡過，他雙手反叉在後腦上斜靠在床頭的小鐵條上，靜靜地那樣躺著，若有若無地。這是他等了多少天的，現在終於來到，他就將面對一個新的現實，那醫生的判斷；當然，醫生所講出的每一句話是最肯定的，最事實的，誰也無法去改變它的；而他也將在這肯定中做極大的轉變，是樂觀的，是悲觀的，將跟隨着醫生的報告而被肯定下來。此刻，他的心情極其複雜矛盾，他希望着所有的親人能在這種時刻來給他需要的扶持，他太沒有信心了，其實那是已動搖了許久的，像他不敢去觸摸頭部那粒被狀物體就是一個例子。這時的寂寞和哀傷是雙重的，加倍的。他的舉動已近於脫離意識狀態，只要有一個白色影子閃過，他就會抖動了一下，看着那影子朝甚麼地方走去，彷彿他已被那白色影子牽制着似的。當然，他担心的就是怕醫生會出現在他的床前，講解他的病狀，所患的已証實是。他怕聽到這句話，還是很慘忍很刻薄的一句話，儘管醫生用心良苦，但這對他卻起了反常作用，那種已印到把他的生命納入絕望裏的作用。他開始感到一個生命的存在到底有多少深長的意義，或許很多，或許一點都沒有，而一個生命的存在竟是有保障的，在時空之間飄忽着；來也寂靜，去也寂靜，完全看不出一點特殊的美好現象，縱使在昔日曾有多美好的經歷，也可能在一剎之間被消滅無餘，那麼這對於一個人人生來說，又有甚麼是值得讚美的，值

得歌頌的，平凡不平凡，都不是一樣，那有何區別，完美的生命也要步入殘缺的世界，殘缺的生命也依樣要走入悲慘下場，那麼他等待這一刻已是多餘的，他無須再去承受這項新的事實，無須再去接受一次重大的打擊，反正那已不能再起甚麼作用。

他翻滾下身，走向那殘破的欄杆圍牆，這牆區區幾尺高的圍牆是隔不開一種愛念驅使的，一面是生，一面是死，只要那歷經一瞬，昇級就會明化起來，那種結局才是圍牆存在的真正意義。他看到自己用一種非常優美的姿態飛躍過去，在那空間飄浮着，然後慢慢地落向地面，那種美妙姿勢是引不起掙扎的，寂靜的，只有那以生命作最後掙扎時所發出的的一個單調的聲調而已，他看到自己的後腦裂開，腦漿四溢，折斷的胸骨刺穿胸膛，那麼安然地躺着，但他也看到沒有人去理會他，根本就沒有人去為他這個因為忍受不住死的困惑而突破出來的可憐人，他也只是多餘的一個，那樣靜靜地漂浮在血堆中，被脫的細們開始圍集在他的身體各部，像在吟唱着「一首生命的悲歌」，他的手在移動着，在摸索着，在生與死的邊沿上摸索着，圍牆着，他像捨不住一絲最寶貴的。他看到他那仍躺在那空曠的草坪上，仍舊沒有人會覺他已死去，他的血脈在開始凝結，從腥紅逐漸變成污濁，那裏是缺乏人道的，生命就真的像是一堆污穢的廢物。他為甚麼要在這時候對生命下評價，誰有能力去衡量它實在的存在價值。時間已不早，醫生即將到來，醫生為甚麼仍舊不來，對於這片刻他是多重要，一個生命的繼續問題。他無法鎮壓這時內心的混亂衝擊，如果醫

生真的就在這時出現，那種威脅是更大的，因為他根本不能去承受這個現實，他總感到一種沒意義的事在困擾着他，逼着他，使他整個的信心傾向絕望，醫生們那些對他有信心的話也無法支持得住；他所看到的是那一個個不幸者被不斷昇往治療室，和那青年的延受不住痛苦折磨而索性把刀子刺進小腸的可怖情形，這些過程設想他將如何去接受。他回頭看了看病室內的一切情形，並不像有一樁悲劇即將發生，根本就沒一點徵兆，從那些人的舉動和眼色，對他的行動根本就沒有任何反應，就像根本沒有他這人存在似的，但他已不在乎這些，當那天他的手在無意中觸到頭頂上那粒核狀物時就已產生這種不在乎的感覺了，彷彿他在老早就已死去了。突然間，他彷彿看到一個白色的龐大的影子朝着他走過來，他不禁緊張起來，跟後幾步。你們別走近我，你們別走近我，我不願意聽你們的報告。他已跌入虛無狀態，他的手攀住欄杆的頂端，踮用力地向地面一彈，就是雙桿的表演姿勢，一種最美妙的超越的突破姿態，越過去，越過去，一個生命存亡的明顯趨勢，那是永遠永遠脫離這痛苦殘缺的世界而去，不再隸屬於任何一部分的，除了那永恒。

(一九七一年)

麝香貓

水晶燈、收音機、電掛鐘、電唱機、電視機、冰箱、吊風扇，然後她的視線移落在那原來裝藏蠟燭而現在却已空着的小型玻璃櫃上，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把擺在側面的電影雜誌擱下，從沙發上無聊地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向窗口，一條狗正靜靜地走過，或因被他突然露在窗口上的影子所驚動，即刻回頭吠了兩聲，使她不禁地嚇了一跳，她心裏想着在咒罵甚麼似的，自言自語地走向空蕩的客廳去。她被困在了一道深邃的恐怖的神聖氣氛中，就是那溫度的靜謐，使她的精神空虛得面臨崩潰的階段，就在這階段裏，她那往日的一切理想，逐漸在變化，逐漸在破滅。在家康的心目中，她是甚麼呢？或許她只是在一個抽象概念中存在着而已。起初，她並不在乎於這種生活方式，因為她知道家康愛她很深切，她天真得可以，以為愛是能滿足一切的；可是，她沒想到日子久了，這種生活方式就逐漸幻變為一種精神折磨了，折磨久了就難免對家康所給予的愛情產生一種懷疑，愛情是兩方面的，在另一方面既然對愛已產生了懷疑，那麼這愛也有面臨破裂的危險，它即將可能不復存在。如果說愛需要很多的某些犧牲，那她就是在這樣做着，家康不

要有孩子，她為了愛家康，就這樣遷就他，可是，她的這些犧牲不但不能對他們的愛情做任何補助，反而在這犧牲之中竟構成了這些可怕的寂寞和空虛，也因此造成了她否定了家康的愛。她看着那秒針在徐徐地移動着，她不知道自己在做着甚麼也不知道現在應該去做一些甚麼事才有意義，她只那麼漫無意識地在廳中走來走去，其實，她本來是可以聽聽唱片，或者看看電視，或者看看雜誌，這樣是可以打發很多時間的，但，她完全不能，她的心情悶得幾乎要發狂，隔樓忽然傳出幾聲嬰孩啼哭聲，她竟聽得入神，那聲音就像是甚麼優美旋律似的牽引着她，這是她所嚮往的聲音，只有這聲音才能驅除她的空虛和寂寞，那是很可能取代家康的位置的，只是，家康他太隱忍了，家康方才要出門打獵時，實在是不應該向她說那句話，那確實是太傷害她的自尊心的，她覺得她對家康的要求是天公地道的，一點都不過份，可是，家康不但不能這樣做，反而憤怒地把她的自尊摔落。她總是感到缺乏一些甚麼的，這種缺乏是在任何物質都無法代補和補償的，她只要家康陪伴着她，她所以愛他就是因为欣賞他那種溫柔體貼的風度，但這已成為一種虛假，消散在這寂寞和空虛的境界中。她看着那張繡着精緻規矩的結婚像，她笑得多么滿足，他緊握着她的手，她也緊握着他的手。這是甚麼呢？這完全是一個假設的局面，不實在的，家康實在是離她太遠了，甚至已無法去捕捉到他的影子。有時她會對自己懷疑起來，難道對家康所給予的愛情只是一種錯覺，一種企圖用愛的技巧來兌換她的甚麼，這麼說不就是一個騙局了，這是不可能的，家

康是有情感的，一個有情感的人不敢於這麼卑鄙，但她又不敢肯定自己的懷疑，她總希望不是這樣的，因為它將可能釀成一個悲劇。為了保持和照顧整個家庭僅存的那點溫暖，她還是往好處想，希望着家康會有一天為她而放下獵槍。當她的視線從結婚像上移開後，又不知道要把它安置在那裏了，她無可奈何地又躺在沙發上，雙眼輕輕地閉着。她結婚那天是在一個朋友的婚宴上，只因她的迷你裙而使她驚覺，而她也避往着他那雙濃眉，那種濃得更使她透不過氣來的男人的男子氣概，她是主動的，家康也是主動的，就這樣妥協下來。於是，他們戀愛，於是，他們似乎很瞭解，因為他們已進入戀愛；戀愛是甜蜜的，因而它蒙蔽了一切。她的確是在愛着家康的，他也有確很愛她，她覺得已不能失去他，他也一樣，那麼，這種趨勢是絕對的，那麼，他們必須結婚，於是，她就經常守着寂寞，因為家康白天要做生意，在晚上又時常要打獵。為甚麼呢？家康為甚麼會這樣呢？以前她為甚麼不去多發覺，總是自己沉溺在戀愛的迷夢裏。就有一次，家康特地送給她一件別緻的三點式泳衣，她真感到驚世，可是家康却勉強着她，躲躲着她在那些靜潔白的海灘，她就這樣暴露着那藝術家眼中的精美的傑作，她扭扭地下水去，而家康却只遠遠地叫着，眼睛就像一隻兀鷹。她不知道那個時刻所包含的是一個甚麼意義，她只顧着靠自己青春的高傲，她只知道那種時刻是的，確有魅力去獲得一切的，那種她的青春經常建築着她的自信，家康就像抵不住甚麼的衝擊似的，把她整個身體摔倒在沙發上，然後就那樣地欣賞着。她只看到他

的真情，完全未感覺到那愛的背面隱藏着的是甚麼，她的青春使自己迷惘，她那豐衍的曲線使她自己太有自信，而這已就是錯誤的伏線，毫不覺醒的。家康的確是一隻貪婪的兀鷹，除了那瘋狂的擁吻外，甚至還把她的腿；但她的眼睛緊閉着，她只覺得那是一種寬容的表現，她感到多滿足。她的腿從沙發上滑落到地面，使她從高樓上摔下來似的緊張地驚醒過來。她仍舊無法知道她自己蹲在廳中是為了甚麼意義，她只踩踏着那些虛無，那些寂寞，遠處的收音機傳來了一收場曲。家康甚麼時候才會回來呢？她很快地踏上那滑溜的棉絨，多沉重，那步伐的聲音直敲着她那落寞的心，她站在高高的樓梯末級，回望着那裝璜精美的客廳，愈覺得自身的可憐，自己的不存在。她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她的，方才家康要出去時，他把獵槍嘴向廳中劃一個弧形，就是這樣說的。可是，家康為甚麼仍舊不明瞭她要求的是甚麼，她實在是不稀罕於這些東西的，她能滿足家康所要求的，而他為甚麼一點都不能支持她。她推開房門，一切的都仍那麼的新鮮，但她的精神上空的缺却已使整個房間裏的精美設備褪了顏色。每一個晚上，她總會以為是已天亮，當她被家康搖醒過來的時候，在時間惶惶的睡眠後，她才又知道家康搖醒她的目的，她常會顯得很憐憫似的翻過身去，但家康却柔得像一隻溫順的貓匍匐在她背後，然後才應用那雙沒理性的手，她的心都經常在抽搐着，那總是沒法子避免的，因為這許久以來，家康是沒有一次會饒恕過她的，既然要了就一定要的，她經常是一句話也不多說，因為在那種尷尬的氣氛中話是多餘的，她只是那麼靜靜

地機械化地聽從他的擺佈，可是，她沒想到有時還會爲了那件俐刺的上衣而引起爭執，無論怎樣，她都是遷就了他，讓他得到滿足。當家康那個巨大的身影俯蓋着她時，她想的是甚麼呢？他把她當成甚麼，他爲甚麼不繼續實質的告訴她一聲，他到底是爲了愛情而愛，還是爲了肉體而愛，她知道他的見解是愛一定要包括肉體，可是他爲甚麼不多補充一句，也包括精神，他是滿足了，而她的精神虛空，他只會懂得用甚麼花樣去把她的精神，如果他能關懷她的寂寞，那還是抵得過的，可是，事實並不這樣，白天他要做生意，晚上他還要去打獵，把時間撥一點給牠可以嗎？像那麼一點點，只要足以填塞牠的空虛寂寞就夠了。她知道，他不要她生育，就是爲了這肉體，他怕她生育後生理會起變化，造成肌肉過於發達或者衰退，一旦真的這樣，她的美也就跟着消失了，這消失將是包括着他的所謂愛情。她沒精打彩地走入房去，當她一觸到那張床時，她就感到反胃，那床的存在對她是一種侮辱，她不能看到床，一看到床就看到裸體的自己，看到像猛虎一樣的家康。她轉過臉，向衣櫃走去，她不知道自己走向衣櫃的目的，但她是這樣走去，然後把櫃打開，把櫃內的所有迷你裙都搬出來，撒滿地板，憤怒地沒意識地亂踏一場。這些就是愛的出發點，是這些把她帶進這間豪華堂皇的樓閣，她要毀掉這些，如果不是這些，她不敢於變成這麼寂寞和苦悶。她的淚水在滾滾着，家康曾經說過，她穿迷你裙實在是夠性感的。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不幸已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根深蒂固地佇立着了，不只是現在的，她開始感到悲哀、失望，現

在就已這樣，將來又將怎樣，那遭遇不是更悲慘麼，一個標準的淺惡器，一個可憐的棄婦。她慢慢看自己的容顏，自己白皙的腿，她靜靜地坐在床沿上，看着那零亂的迷你裙。愛情就是這樣，根本就沒有保障，它也並不單純，它是由許多的因素構成的，在這些因素中忽略了任何一種，那麼真正的愛情就不能成立起來。往日那一切美的面龐，都未曾被包括在這些因素之中的，那只是根據片刻的天真，毫無顧慮地去愛，其實戀愛是最大的一種謬誤，更大的錯誤就是只憑那一瞥，當她走入戀愛時他們已愛得太深，那已是無法自拔的時候了。她常以爲愛能存在着，一切都會美好的，幸福的，其實並不然，現在她才領悟到愛只是一個美麗的圈套，單靠着一個愛字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精神、肉體、物質的融合，才能把愛建築起來的。夜在逐漸的靜下來，那靜，靜得更使她感到自身的孤獨、寂寞、可憐。在這個時候，應該是作夢的遐想時分，可是她却不能，她雖然感到非常的疲倦，總是無法把自己弄上床去，是因為才家康提出那几句话在激動着她，使她無法平靜下來，本來這段日子她已夠受的，就因爲難受她才向家康提出那几句话在激動着她，使她無法平靜的無理拒絕。爲甚麼她會是一個女人，而每一個女人的命運都是這樣，只存在於男人的性慾衝動那短暫的幾十分鐘內而已。女人女人，是可憐的動物？她想若如何去跟家康展開討論，她要知道自己在存在的地位。她似乎已支持不住，自然地倒下床去，當她正朦朧入睡上時，樓下的大門敲響了，那是家康已經回來，她爲了要生氣，真想不下樓去開門的，可是她却沒這麼大的勇氣，她

就這樣從床上下來，走出房門，走向滑亮的樓梯，走過大廳，走向大門，彷彿下來開門的並不是她自己，因她覺得自己實在是太虛弱了。當她一拉開大門，家康就把那槍口對準她，然後向她假裝射擊，嘴裏發出一聲「嘭」，勝利的微笑溢滿了臉。她感到家康這人實在是難以應付的，傍晚他出門時顯然是生着氣的，可是，這個時候回來他却好像若無其事似的，難道方才真的沒發生過甚麼，那些話：「作為一個女人，你應該知足了，這些東西全部是為妳而買的，我要的就是自己的時間，做自己喜欢的事。」明明是從他那厚唇裏爆發出來的，這還會是幻覺，不可能的，那是曾經發生過的。家康又高高地把那兩隻被個提着的血淋淋的麝香結舉起，那種微笑顯得更加充份，然後說：

「美然，妳看，多美好的收穫。」

她看着那兩隻染滿血跡的麝香結，雖是露在她眼前搖晃着，但她一點都不害怕，因為她已習慣了，只是在她內心却起了另一種作用，家康手中所提着的並不是麝香結，而僅僅真實的是她自己。為了使這個局面不要讓家康看到甚麼，她也只好跟着微笑點頭，就只是不能持久，然後說：

「你又有豐富一餐了。」

家康先把麝香結拿進廚房去，又出來把皮靴、寒衣脫下，然後隨便地把紙擦擦了幾下，小心地安放進玻璃廚去，回頭又向着她說：

「十二點都過了，怎麼還不睡？」

她知道因為自己沒換過睡衣，他才能肯定她還沒睡過。她不知道該向家康說一些甚麼，整個精神空虛的新並不是在這短暫的時刻內就能夠說完的；其實，在這個時候，她反而不想再多說甚麼了，她知道這話一說出，可能會引起種種的不愉快，甚至更嚴重的，她怕再去碰觸到像傍晚所發生的那種情形。她只輕輕地回了一句：

「等你睡。」她企圖用這種親切的語句去使家康有所感觸，讓他知道她實在太寂寞了。家康却又向着她微笑：

「妳先去睡吧！回頭我就來。」說完便朝着廚房走去。

家康的這一句話剛剛消失，她的心頭又即刻掠過一陣悲哀，那句話已很明顯地她的存在地位襯托出來，她還必須去想一些甚麼呢？何必多此一舉，既然這已是一個事實，那麼就讓它這樣下去好了，反正無論怎樣也是無法去改變的，除非把一切都毀掉，包括家康，但那是不可能的，因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這個時候她却產生了一種反常的平靜，因為她已看出家康的那張真正面目，他就像是那樣，憤怒着出門去，微笑着進門來，就是這種男人；只把女人當作緩和自身性慾的一種器具而已。「妳先去睡吧，回頭我就來。」家康的這句話仍舊迴盪在空曠的客廳中。她呆站着，眼睛死瞪着走向廚房的家康那魁梧的身影，竟然覺得他就像是一縷鬼魂，那樣的冰冷。

爲甚麼呢？爲甚麼呢？她不禁抖擻了一下，的確是被一陣寒流刺醒過來的。她的淚又緊接著落下來了，下意識地望了那鐵柵一眼，似乎是悟解到甚麼，憤然地朝着樓梯走去，一級一級地走上樓，推開半掩的房門，然後再把那些散落在地板的迷你裙一件一件地收拾進衣櫃去，再捧出一件薄薄的睡衣換上，然後躺在床上等着。「妳先去睡吧，回頭我就來。」她眼角仍舊夾着兩滴晶瑩的淚水，她隱隱約約地聽到由廚房傳來的刀器碰擊聲，那是家康在進行着把麝香貓屠宰，然後，才可儲藏在冰箱裏。她喃喃地噫着：「麝香貓，可憐的動物。麝香貓，可憐的動物。」她畢竟是太疲倦了，太疲倦了。

（一九七一年）

死流

可能已經忘却了自己的年齡，在這個時候，他只要能使自己知道，確確實實的知道自己是能否夠持續下去，把生命持續下去，除了這，甚麼都不再去思慮了，因爲，除了這，甚麼都不再會有意義了。他已完全空無。這個時候，他也彷彿只有一道路可走，那也就是不能再做任何抉擇，那就是越過邊界，到印度去。但他又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向那裏，他所看到的都是一堆堆的人，在季候風猛烈的吹刮下，茫然地走向一個目標，那是千萬人的共同目的，雖然那個目的並不一定能確保生命持續下去，但所有的人都相跟着走去。他也就跟著走，因爲他覺得這已是一道最後的路，如不走這路也只有目瞪口呆等着飢餓和疾病的來臨而已。無論怎樣他都不肯留下來，當他手中像仍握着一些甚麼時，他雖然飢餓，但他仍舊跟着人羣走。

他看着那廣大的人羣，正在慢慢的移動，看上去就像一條龐大的百足虫。他想，這些人的命運似乎都以一種固定形式去伸延下去，等到有一個時辰，那種有決定性的時辰臨臨時，他們才會

停止行動，要不然，甚麼的怎樣都無法去阻止他們的流動，這也當然包括著他自己。

在他前面，在他後面都是稠密的人，他就是被夾在中間；當然也是悲慘的一份子。他看不到其他的甚麼，一張張愁苦那種失落了太多的臉孔，季候風正在每張臉龐上劃下埋葬，那些苦痛將要流向何處。他常在綠綠柳樹中聽到一句句在人羣中嘩開來的充滿著生機的話：「越過邊界，到印度去。」他似乎也很興趣，那是因為他也很興趣，他必須跟著人羣走。

他不明白一個人，是一個平凡的人能容納幾許的英難；那海嘯，那內亂，每個人的臉都是一塊腐朽的木。像他自己，當他從後河河口離開時，他的心就痛得幾乎要裂開。一切就為甚麼要這樣發生呢？他完全不能去理解，他根本就沒有甚麼心理上的準備，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一塊肥沃的土，一片青蔥的稻田，他常站在阡陌上迎着清風。可是那天那凌晨，他迎來的風却是時速一百哩的，迎來了一種悲劇。他無法不想的，關於這些。

整記憶的慘痛。明加巴里杜里河已泣不成聲；那個可怖的凌晨，那時，他完全沒有預感，他只知道要帶著父母妻兒們過早餐，太陽仍距離得好遠，他們得開始進食。他看著去皮豌豆湯蒸出鍋外，孩子們仍徘徊於夢的邊緣，雙眼惺忪，但却跟著鍋蓋的波動而旋轉，像期待著一些甚麼，就這樣，一陣從沒有聽過的恐怖的聲音壓了過來，一切就這樣被溶入悲劇去。而這悲劇卻由一根橫木的存在而逼傳下來。

人羣在濃黑的夜裏都有一盞燈，這是一個最實際最切要的，他們已不能再迷失方向，另一個方向絕對就是死亡的，除了這盞燈外，有的就是一條破路，一條破，幾件破爛的衣服。像他，那幾件衣服就是在那場海嘯過後在一個荒野上隨意撿來的，他不管那些東西是屬於甚麼人的，在那個時候，他已不再考慮很多，就是挨打，對他也似乎不在乎了，他的一舉一動已不像是個人，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盡力保護這生命，雖然活下去對他已完全沒有甚麼意義，但他就是因為這一點，他要活下去，他逃亡，他跟著人羣走。

他曾經企圖把自己交給神明，他走進廟宇，他虔誠地跪下，他祈禱，因他已似乎沒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他還是感到痛苦，照樣不能得到甚麼，他內心的空隙也實在是難以填補。當他進入那最虛空的境界時，他突然反省過來，覺得這樣做是何等愚昧，他看了神明那仁慈的笑臉最後一眼，然後，把命運放回自己家中，他離開掌心一看，都是堅硬的兩。於是，他跟著人羣走。

當他沒有法子去推測命運的途線時，他只有把自己歸納起來。在種種最痛苦的時刻內，再去尋覓生與死的根源。那天，在慌亂中，一顆無情的子彈曾經擦過他的臉頰，但他並不感到驚慌，他根本就不能體會出那顆子彈的威力。他不能確定自己是死還是活著，他要明白死與生的區別，死與生的距離。為甚麼一個人是死後才失去了感覺，但他仍然生著而又為甚麼沒有感覺，所以他懷疑，他不能確定生與死的差別，在他來說那完全是一樣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這

問過對他實在是一回很嚴重的事，在海嘯中，他死去過，在炮彈中，他死去過，而現在，在飢餓中，他也不能肯定是生存着，他真的是麻木了。這感覺，在海嘯過後就產生，那時連一百哩的颶風掀開了它幸福的屋頂，幾十尺高的海浪淹沒了他快樂的笑容；他形張橙褐色的臉，當綻開笑容時是很穩定的。

人羣中突然起了一陣喧嘩，他已意識到那是甚麼一回事，但他還是擠過去看個究竟，又是多一個人撒離人羣而去，這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霍亂菌在烈狂地侵襲着這支從死獄中掙扎着出來的隊伍。他在那堆哀號的人羣中，抬起頭望向遼闊的空際，肺部已酸軟無力，他心底喊的又是甚麼呢？印度，印度。他重頭望向遼遠的西面，那還有多遠，但他仍堅信，他能跟隨着人羣走向目的地。他自己也覺悟到，他有這麼堅定的毅力，也就是這隊人羣，如果是只有他單獨一個的話，早就支持不下去了。在這苦難中，雖然他本身所蒙受的苦難並不會比別人輕，就因為這樣才能再在這苦難的人羣中得到的更多，他已幾乎完全沒有甚麼了，整個人生已被嵌掛在那一堆悲慘的記憶中，他非得回紮淵的就是這苦難中的調養和同情。

在人羣中倒下去的人，他的家屬們只好隨意把他埋葬，不認墳地，不立碑碣，就只那麼一堆黝黑的污泥。人一步入這個時刻，已是無可奈何的了，死的死了，生的又想着一些甚麼呢？他自己想着，這人比他自己的家屬還要幸運，他的家屬們連屍體都沒法子尋找到，一想到這些，他的

心頭又難免要抽搐起來。

他看到有些人正在跪着向天祈禱，他知道那些人已經進入絕境了，經不起這種神慘酷現實的摧殘，意志已經完全消失，只好跪着向天悲訴。他也知道這將挽救不了甚麼，因為他們都已踏上這條路，這是一條漫長的路，像他自己一樣，既然已跟着人家走了，那就要一直走下去，到這個時候再不能堅強自己的話，那也將棄屍荒野。這道人好長，但他無法去確定其數目，聽之是成千成萬的，其實他已不關心這些，他恐懼的是那淒厲的狂風亂，這兒完全沒有警察照顧，隨時會染上，他也終不會例外。

在朦朧中他看到一大片青蔥的稻田，那是一股希望，在海嘯過後他就不再看到這些了。他把眼睛從濃黑的天空移落人羣。他覺得肚子在絞痛，那是因過度飢餓了。這個威脅已經存在很久了，但他因為始終未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到底是屬於生還是屬於死，所以他能夠持續着這殘喘的生命，或許因為這樣他將會永生不死，但死的距離是那麼的靠近着他，而他仍毫無覺得，實際上他被死亡圍困到已麻木，在這情形下他反而不遭死亡的威脅，但這也並不等於他會永生不死，這是不可能的，生命的力量是有限的，只不過是死亡對他太熟悉了，死亡對他並不成為一回事，只是一個生命的另一道行程而已，他認為。

在那海嘯和炮火中，他時過多少腐爛的屍骸，人的，牛羊的，都混在一起腐爛，幾乎無法分

辨那些是人那些是牛羊，他只憑着鼻子走過，都未曾去驚奇那些甚麼屍體，一切都太平了。當然，這些屍體的存在是無法超越他心頭上所需求的，那個時候是不會去關懷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件事物，即使這樣對他也不會有任何益處，他只關心自己，先一步，慢一步，一切即將改變。

他跟着這人羣不知走了多少天了，他不能記起，幾個白天，幾個黑夜，走累了就停歇，休息夠了就繼續走，他完全不必去記起有多少時間。他常會自然地看看前一段的人，又會看看後面的人，他並不是關心這些人，他擔心的是這麼多的人，這些人到達印度時的處境，萬一那兒也缺乏糧食，那麼他以及他們的這場行動不會失去意義。可是，所有的人都已拚命走，都未曾去想這個問題，根據那些人的行動看來，那是肯定的，一旦到達印度時，一切都會好轉。這是必然的，每個生命總有一線最好的希望，雖已身處絕境，但仍要掙扎，仍要假設，把一個又一個新的希望擬定，然後才付諸行動。這人羣，最明顯的就是在這樣表現着。大家都想，到達印度，到達西孟加拉，一切就會好轉。他也一樣，他確實希望的也是這樣希望，只是他並不樂觀，因為這是一道成千上萬的人流，湧進孟加拉也是會受不了。

白天走路，黑夜也走路，在疲乏得不能再舉步時，就駐紮在大路旁，整條道路看上去也就是一個廣大的難民營，他常聽着孩子們的啼哭聲，病痛的呻吟聲，以及飢餓的咆哮聲，整個人羣就沒有一點生的氣息，到處都顯着死亡的危機，而所有的人都像攔開着雙手互撲過去，而他們都不

埋怨一聲命運，因為到這時候他們僅存的就是一個最純真而又最虛弱的自己。他也就是。

在這紛亂的人羣中，他却在製造着另一個希望，那可能是個奇跡，那就是他希望會在這人羣中發現他的家鄉。父母親，妻子，兒女。因為他曾花去幾天的時間，仍然沒法子尋找到他的家鄉的屍體，他知道他們已沒有生存的可能性，可是他又能肯定他們已完全通過不幸，因此他不時會注意着這廣大的人羣，希望會出現這個奇跡。那一個就像是他的妻子，那幾個又像是他的兒子和女兒，那些啼哭聲多熟悉，多親切。他眼角夾着兩顆晶瑩的淚滴，被抖着不肯滴落。一疊疊的幻象變更把他的希望擊落粉碎，換來了心頭上陣陣的劇痛，輕輕將兩顆淚珠抹去，向着天空嘆了一口氣，很長很重。

他曾經想過，那些時間，那些國度，把他整個人生歸納在災難裏面，想個命運並不是確實的，但又要怎麼說呢。當然，到達這個地步，一切都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是最確實的，除了這以外一切都終支取不出甚麼來。這一大羣的人都是不能眼看天災人禍的摧殘，他們是企圖扭轉一點甚麼的；他們逃避槍尖，逃避飢餓，把一大羣的苦難組成一道活着的死流，流向命運以外，流向一個新的世界，雖然這仍然是何等渺茫，但他們已在改變，在扭轉。

他喝下一口污水，肚子即刻引起一陣劇痛，他不能表示甚麼，就是表示出來所有的人也無可奈何的，連他自己也完全沒有法子克服這問題；所有的人都一樣，遇上這種情形，只有等着，眼

瞪眼的，等劇痛接過去，要不然就是靜靜躺下。他靜靜地坐着，臉孔上有一陣陣痙攣，但他並不感到懼怕，他所面對着且是正面的沒有甚麼，那只有死亡，死亡就是他唯一最真誠的信徒，始終跟隨在他左右。他一點兒也不懼怕，死這回事，他看慣了，他敢過許多死屍，他緊抱着那根被颶風捲下的他的屋子的橫木在浪中漂游，一顆顆炮彈在他腳邊飛舞，他也一樣能夠活到現在，如果說死亡是很難逃避的，他將會說那根本就不去設法逃避的，因為越想逃避它就越靠近。那太多重的災難降落在他身上，所面對着的一點一滴都是死亡，所以死他總覺得不是甚麼。如果到這個時候才對死這回事產生恐懼，那麼他抱緊那根橫木的意義又是甚麼，那個時候不是以最果敢的行為去對抗死嗎？為了要保存這個生命，不惜費盡多少力量在巨浪中掙扎，如果說這生命的存在已沒有作用，當時只要手一鬆，棄下那根橫木，一切也就結束了，也不會再有這陣劇痛。既然已把這生命保存下來，那又怎能不接受一切新的苦難呢？

他的劇痛已傳給入羣中的另一份子，他突然兩隻眼睜，雙手攤開，然後環抱了整胸的虛空；一條破席，一包包來的爛衣服，唯一能使他的生命得到溫暖的，這些東西他多珍惜着，他總不能再失去一點一滴，不能再空懸下去，至少至少要保有這些。他把這些東西捲好，運動一下雙腳，他看看去得好運的人羣。

人羣仍然不停地在移動，他不知道甚麼時候也不知道再需要多少時候才能越過邊界，在他心

中當然是不會再有多遠，總有一個時候會到達的；烈日，李候風，飢餓，雷風，肺炎，支氣管炎也阻礙不了，那距離總會有多遠，他走得更加起勁，他好像已越過多少人，但他總覺得，越過的並不是甚麼人，而是一個個的死亡。

他總想着這場人類慘重的災難，雖然他曾握過上善的扁擔，但那又有甚麼作用。他不是猶豫着所面對着的一切難題，他只要有一個時候，甚麼外在的能使他確定他是生存着時，他將會描繪下一頁生命的光榮史。猶豫和恐懼將使希望崩潰，他既然已不受死亡威脅，那還有甚麼問題比這更嚴重的。他回頭看着人羣，已距離他好遠好遠。

他並不苛求甚麼，他已感到疲倦；海嘯、內亂、疾病，他能夠透過這些現狀，這點他像是很滿足，他知道許多的人都無法逃避。他就總愛逗弄着自己瘦削的臉頰，這不是意味着欣賞，而是他總想得到個確定，他到底是在甚麼世界？這個問題始終縈繞着他，他又個不能得到肯定答案，他總是失望，有誰會使他相信他的這回事，又有誰願？到底生的模樣是屬於怎樣的，所以他常用那種低級趣味形式去探討，儘管那是一種無聊。

此刻，他超越過了所有人羣，他綻露了那隱匿已久的笑意，但他還是沒真正感覺到，他只是微微的聞到了一絲生的氣息，那是的確很微弱，那是從一個面龐輕微的生命才特有的敏感中覺察出來的；因為他是已超越過那些人羣，他就一直感到那些人羣是死的象徵，而此刻他已超越過

，所以他有些微屬於生的感覺，但他也並不完全樂觀。

在海嘯和炮火以前，他有過剩的幸福，他不知道甚麼所謂是死，彷彿死是完全和他沒有關係的，尤其是豐收的季節，他整個家庭都洋溢著那種令人難以忘懷的歡樂；那不該是處於風眼經過的地帶的，可是，它畢竟是這樣慘酷地發生了，而且使他在任何一個時候裏都要接觸到死的氣息。起初，他聽到死就顫抖，看到死就喜，他抵不住死亡的侵蝕，他是想過了結自己的，但當他又想起為甚麼要他緊握橫木的意義時，他就想到印度了，他要保持這一點完美的，他不再做矛盾的事了，他一看看到千萬人都在烈日曝曬以及疾病的摧殘下抵禦著死亡威脅，那他還能對下去嗎？他看到自己被燒的皮膚。

他停下來看著那還遠落在後頭的人羣，那些烈日，季候風，飢餓，霍亂，緊閉著的人羣，在一個共同的目的牽引下，仍企圖衝破一切，而死亡卻是一張無形的巨網，緊緊密密地把他們罩住。他不知道那入羣中曾經喪生了多少，多少，多少，少的少的，就是逃不出這厄運，在劉緊的霍亂風和飢餓的侵襲下就這麼了結了。在那人羣當中就有一些像是領悟到這種苦難的時刻，只有死才能擺脫痛苦，不知自殺了多少個，在這種不能面對的現實中，就這樣毅然犧牲了。一幕幕的悲劇仍在不斷地持續著。

人羣仍舊繼續在移動著。所有的人都像緊抱著「一根橫木」似的在浪中漂浮，總希望能攀上一塊陸地。這是一股不滅的求生慾在作祟，凡是人總是必然這麼做，直到最後那口氣無法再吐出來時才肯承認一切。

終於逐漸地，在他視覺中呈現了一種新的陌生的景象，那是他以及整個入羣的殷切期待，雖然他的心頭曾經掠過一陣閃閃，接著卻是壓下來一陣冷意，他下意識地回望著那長長的整道隱伏著死亡的人流，有著仍在不斷地湧進，在不斷地向前湧進，他看到的那些人羣竟然全是死屍，是死屍！那個新的景象，他轉頭頭來看著那一大片呈現在烈日下龜裂的田地，他無法再去詮釋甚麼，這場痛苦的長途跋涉到底得到了一些甚麼，難道就是這一片龜裂的泥土，千萬人的目的就是這個，他不禁感到悲感起來。你們快回頭走啊！他只低低的向自己呼喊著。他開始感到疲憊乏力，真的支持不住了嗎？那股力量，海嘯、炮彈、槍尖、霍亂，再加上龜裂的泥土；這個新的絕望，千萬人的目的，在這短暫的判斷間就跑了回去。

是的，他是走入印度了，但他看到的，那些荒蕪的田地，破陋的住屋，肌膚骨瘦的孩子，以及眼光充滿著憤怒怨恨的大人們，他覺得已無可奈何了，既然來到了，又怎樣回去呢？就是死，也只有死在這兒了，反正回去也一樣是飢餓，還要加上沒人性的槍尖，他不能再躊躇了，他能在艱苦的路上保存了這生命，他已經心滿意足了，他一定要在這兒駐紮下來，難民營也好，驢角也好，只要有一個寄身之地，以及小麥，以及沒有生命威脅的就行了。

「我是從東巴的昌打貝斯提亞飛來的。」
「這兒也沒有兩樣，現在再加上你們千萬人到來，我們也將要餓死，知道嗎？你們帶來了我們的死亡。」

他的心頭像被埋下一枚炸藥似的爆裂開去。他看到那些人的表情真的就是被他們這廣大人羣所逼壓出來的，那些人也可能正想逃離這地方。

他呆呆地看着一輛手推車上載着兩個孩童的屍體，腫脹的肚子，手脚如枯枝，他感到一陣茫然，但他頑固地不肯相信自己，因為他所遭受的苦難程度太深了，時刻都會有這種幻象出現在他眼前，他希望這只是一個幻象而已。他仍到處走動，他要看到一切真實情況，結果他發現自己仍然停留在東巴境內，他真的失望了，先前他所假想的現在已成了事實，他的心臟彷彿已經停止跳動。

海嘯，炮彈，槍尖，混亂，龜裂的泥土。

許多的恐怖景象經常浮現在他腦海，跋涉了多遠的路程企圖的就是想擺脫這些困擾，可是，一切又依然如故，絲毫沒有改變，更嚴重的是，他又聽到人家說，邊境又在面臨着新的戰爭，這是不可能的，一旦真的再發生，那麼他以及整個人羣的命運難免就逐漸明朗化了。他肯定地看了看自己的膚色，他意識到自己還沒有脫離死亡。他望着邊境的方向，那一大片蒼茫，季候風還要刮多久，他微微的領悟到甚麼。

他佇立在龜裂的土地上，迷漫的眼色在慢慢的遊邊着，然後無可奈何地死躺在一間廟宇上，而廟宇却被隔在迷漫的薄霧中，遠遠的輕輕的傳來了一些不很清晰的新啼哭，那聲量總是掩蓋不了甚麼的，但他走了過去，走向廟宇。

（一九七一年）

悲劇

海浪嘩啦啦地撲向雜亂的岩石，似乎那麼無奈的在全副挑逗起岩石們的情慾，可是，海浪們又失望地退了下去，接着一來一次更徹底的。

石華的食指變在她的乳溝上勾劃着，她多麼的慷慨；絲毫也沒有拒絕，那食指又何其貪婪，而她就是欣賞這貪婪的食指。新闢仔角的黃色燈光所挑起的就是這隻食指的貪婪行為，除了這，似乎沒有其他的甚麼存在。石華以嘴脣含着她那被海風刮亂的髮絲，而她却藉着海風的涼意索性塞入他嘴裡，他也由依偎而轉換為擁抱。這世界，這世界已沒有第三者存在。

石華看着懷中的她，她為甚麼這般柔順，為甚麼？如果她能表示出一點對他自己厭惡，那麼他就不會在這黃色燈光下從食指上暴露了他自己的輕浮，其實，他是她出來的目的，也就是這一點點。石華打了一個寒慄，她的體溫却似乎是很灼熱的，是的，因為她正在焚燒着自己，這是她的初戀，在她心中，這是快樂，甜蜜的。

細嫩而又冰涼的手指在他頰上滑落，他迅速地把它握住，緊緊的，他要抓緊一些，不容許它鬆脫而去。在微弱的燈影下，他看到她那殷切的眼光，油亮亮的在閃爍着甚麼，那一種真令人憐惜的。他把握她的手腕在自己的鼻口上，但好像機會不出甚麼正確意義，他只知道，他的心跳不是真正的為着她。

高度的靜默並不意味着平和，在這靜默當中却隱藏着千百句綿綿情話；在唇與唇的觸及之間，一道強烈的車燈照到過來，孩子們的奶粉，石華迅速的想掙開，但卻掙不開那充滿初戀而蜜的擁抱，為甚麼？為甚麼要避她出來，為甚麼要避她，人難道是這麼的可憐，這麼的脆弱，那理智的疑在情感的衝擊下瞬間就潰場了。

海的遠處烏黑一片，水平線沒有界限，僅一點點危險閃爍燈在要着。海也黑，天空也黑，連一顆星都難找到，海風在不斷地刮，海浪在不斷地打，風和浪混和成了一首沒有節奏的曲譜，而這雜亂的聲音却勾亂了石華的心。孩子們的啼哭聲，妻把懷裡提在孩子的後腦上。石華想擁抱她，但又怕她離得太遠，擠得太近，却又感到就要窒息的。

霧和露水，止住了那股多餘的情感，當那張石椅溼濕，石華已懷着一顆忐忑的心朝着家走。手提着一包沙河粉。為甚麼他家的門口圍着整堆的人，在這種深夜時分，總不是好兆頭。是他妻子把孩子們都砍死了。他妻子脫光衣服站在屋頂跳舞。他在走向家門。他已走到家門，一切靜寂如常，窗戶上燈光仍舊亮着。他站在門前，猶豫許久，那隻叩門的手總是提不起來，為甚麼？新

關仔角黃色燈光，她的嘴多甜，他的手敲不響門，却以最溫柔的聲音呼喚着。一次兩次十次，重複的叫着，一點也不光火，如往常這樣情形他早就會用腳敲門，而今聽他不言，他遲遲地重複地叫着。他的嘴脣含弄着她那飄亂的髮絲。難道他妻子是在賭氣，這個秘密已完全被揭穿，不可能，不會的。他看到妻子躺在床沿，身旁倒置着一瓶安眠藥，門終於開了。他在笑，那種笑，很難形容，而他妻子，一開了門轉身又想進房去，他即刻把那包沙河粉故意提高起來，想讓他妻子看到，但却又不敢開口，因為他不能肯定他妻子是否已在生着他的氣，他的這個舉動實在是很笨拙的，甚至很狼狽，可是，他的心却安下來了，他妻子又回轉過身來接過那包沙河粉，他跟着走了過去，妻子的臉上有一陣子的微笑，不過他總覺得那像是意味若甚麼的。

房內僅有一盞桌燈，粉紅色的燈罩透過那線光源是很稀薄的，他靜靜的躺在床上，想着想着，而他妻子仍在房間敞口，為甚麼還不上床，這並沒有甚麼事發生，孩子們睡得多甜。想着想着，他聽到妻子小便的怪聲。想着想着，他妻子款款門帘走進來，他看得很清楚，她那身段還很美。他又聞到一陣濃烈的香水味道，但他只覺得這些都是反常的事。

(一九七一年)

貓屍

傍晚。

老六蹲在地上細心地擦着每一個玻璃瓶，一個個都給擦得晶亮透明，看了看之後，滿意地微笑着；這些玻璃瓶的晶亮竟能使老六這麼開心，這是有道理的，老六要把這些玻璃瓶擦得特別清潔明亮，然後才把魚兒放進去，一條條混着藍青紅三種色彩的門魚在瓶裏遊着，會顯得更加美麗奪目。其實，老六的目的並不只是這些，他是要靠魚兒來養活自己的，像那些背掛青鱗的良種甚至可以使他發小財，門也好，寶也好，都是財源廣進。跟人家鬥勝了，拿走了一筆錢，最高的可能是一兩百塊也說不定，真的算是良種的一條也值幾十塊錢。因為這樣，老六怎麼會不願意去多照顧這些魚兒，擦亮那些玻璃瓶呢？老六根本就是把魚兒吃氣的。他養魚兒，魚兒養他。

一隻小黑貓緩緩地從老六身後走過，老六順手一掃，小黑貓莫名其妙地被拋出五六呎遠，翻定了身子落到一個角落去隱避起來。老六那佈滿火火的眼睛跟隨着小黑貓的影子隱沒在牆角而消失。不知從那兒跑來這隻個個貓，老是攀牆越壁的，不知弄破了多少隻玻璃瓶，無辜的魚兒也不

知被望死了幾條。老六把整瓶、換水的工作做完了，一瓶瓶小心翼翼地擺在特製的靠牆的木架上，然後又在瓶與瓶之間隔放着一張馬糞紙，避免魚兒鬥性常發，久了恐會影響打鬥的持久力。老六擺好了玻璃瓶又再巡視一番，再放過魚兒的糧食，魚餅、子及蚯蚓等。

在這當兒，小黑貓又出現了，牠正在注視着在牆壁上蠕動的壁虎，左轉右盼不耐煩地尋覓着能夠立足的地方，單靠著直立的牆板是沒辦法攀上去的。牠的尾巴不斷地蠕動着，真像慢過那些壁虎似的，恨不得馬上把牠們都吞進肚子裏去。終於，小黑貓像發現了甚麼，先跳上桌子，再沿着圍壁帝君的神龜朝着壁虎撲了過去，壁虎遭到突來的侵襲而驚慌掉落到地上，小黑貓又靈敏地由桌上跳到地面追捕那條壁虎，可惜慢了一步，壁虎已鑽進板縫裏去；小黑貓仍死心蹋地用前腳在板縫邊沿挖着，內着，最後這企圖用嗅覺去捕捉壁虎，在被證實壁虎已不再躲在板縫裏之後，才失望地匍匐在牆角等著。

老六剛整理好那些魚兒的一切，就聽到廳內發出隆隆撞倒東西的雜亂聲，急忙衝了進去，只見關聖帝君的香爐傾斜過一邊，幸而仍未見到牆角的小黑貓。關聖公開放，那是畜生，我一定把牠給逮了，關聖公開放。老六修正了香爐的位置，一面憤怒地在尋找小黑貓。

小黑貓方才莫名其妙的給那個人掃了一個大船斗，現在又見到那個人來勢凶凶，恐怕又是對自己不利，急忙地從那個人的腳邊竄過，躲到外邊去了。

老六一時疏忽沒注意到黑暗的地方，結果就給小黑貓逃走了。小畜生，算你命好，要是換上我這一腳，看你還有九條命也活不了的了。

老六洗完了澡，開始用他的晚餐，一面在欣賞着他的那些鬥魚。二號池的特大種，有衝力，背鰭、寒寒丁真的黃色，短小精悍，靈敏無比。紅栗園的長身種，慣於偷襲，咬嚙不放，兩條繫虎在牆上勾引着，咬咬啾啾地發出怪聲。一隻老鼠在橫樑上跑過。老六好不煩瑣，放下筷子把牠們趕開。一陣溫柔且暖熱的感覺擦過他的腳，老六就是順腳一踢，踢個正中。看你這次還能爬得嗎？畜生！在桌子下面驚慌跑出來的不是小黑貓，而是兩歲大的白花貓，嘴裏正嚼着一隻老鼠。老六不知所措，看白花貓仍衝逃走，當然是沒有受傷的，不過老六心裏總有點歉疚。我不是故意的，我要罰的是那畜生。老六想走過去撫慰那個辜受罪的白花貓。白花貓定睛一看，那個人又走了過來，慌忙卸下老鼠，迅速地躲閃開去。老六失望而憐憫地看着白花貓笨重的身體沒進牆角。

老六用完了晚餐，一個無牽無掛的獨身者，輪在椅背上無憂無慮的抽着煙咀香煙，擺開了「射鰐英雄傳」，一個新的境界展開了。郭靖的那種英雄氣概，真是不可一世的。板凳上又有壁虎在追逐着，咬咬啾啾地發出尖叫，那應該是狂笑，是在狂笑，不知是小黑貓還是白花貓在牆上扒得啾啾的响。老六把手上的書暫時用食指隔著合攏起來，彈一彈煙灰，討厭地朝壁虎追逐的

地方掃了一眼，耳朵却在探索着貓在那兒扒着板壁。他重新把書攤開，扒着板壁的聲音又劇烈的响了一陣。老六放下書從鏡檯猛然地站起身，朝著發出聲音的廚房那邊走去，看了一下，原來是白花貓幹的，老六好像很習慣那樣的不去追究牠，再躺下去看牠的「射鵰英雄傳」。

凡是一個生命有機會生存着，那麼對於保護一個生命的義務是當然的；人有時還會愚笨的想到自殺，可是除了人以外的動物對生存的慾望是更強的，像一隻小貓在剛脫乳時期，就被人家慘忍地把他遺棄了，可是牠會自然去適應各種環境，去偷，去搶，只要不飢餓，只要能生存下去。小黑貓就是脫離不了這道羣羣的命運，那天牠越過這道圍欄，就是因為飢餓，因為飢餓會死去，所以牠想盡辦法出盡力量爬過圍欄來。

幾個月了，仍沒得到真正的溫飽，掌廚倒是受過了好幾頓，還得忍受白花貓那種在主人助威下的欺凌，只好常常趁晚開門的在桌腳下偷吃一些骨碎之類的東西，有時連連鈎都弄破了仍嘗不到一點肉味，但總算已經是活著。

板壁上壁虎在捕捉小昆蟲，在燈火周圍伺候着，等着撲火的蛾，因為飢餓，小黑貓也在牆角伺伏着，也因為飢餓。

老六從「射鵰英雄傳」走入睡鄉。滿地的煙蒂和煙灰。

小黑貓見到一隻壁虎已爬到離地面不高的地方，意識到已是在捕捉能力的範圍內，於是，前腳一縮，後腿用力一彈，撲個正着，把壁虎腳在嘴裏走了。老六被一陣驚風吵醒了過來，他睜開眼睛看不到甚麼。

老六早上醒來，慣例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檢查架子上的門魚。今天早上他照樣的巡查一番，使他奇怪的一樁事，就是兩個瓶裏的魚失蹤了，剛好又是兩條特殊的，氣得他眼睛都發了青，他百思莫解地在研究着。燕子沒被移動而魚兒却不見，難道給小黑貓擄去了，這好像不可能，在這靠牆的架子上，一隻貓根本不能站得住，別說還要把兩條魚擄去，雖然他很合理的推敲一番，結果還是把罪過推在小黑貓身上，他不耐煩的到處尋覓着小黑貓。

早晨的陽光很溫暖，小黑貓在微弱的陽光下洗着臉，舔了舔左腳，又往牆上蹭了蹭；牠並不知道自己已是被追捕的犯罪者。老六終於發現了，而且是背向着牠，小畜生，這回是要把你生擒的，然後把你放逐，放到遠遠去不讓牠回來。老六蹣跚着腳尖把腳步放得很輕，瞄準了小黑貓的頸項衝了過去。小黑貓因來不及閃避而被捉住了一邊後腳，但牠仍本能地給予反抗，因這一捉將是包括牠整個生存問題，牠用前趾在老六的掌背上，算是一種反擊，不過，牠只想逃脫而已。老六抵不住這一招，手背上呈現出幾道大約二吋長的紅血絲，小黑貓逃走了，老六順手拾起一塊石頭擲了過去，但並不準確。老六重新下了一道命令，這回一定打死牠。老六找了一根木棍，追

趕着小黑貓，且在牆板上碎碎碰壁地下虎威，嚇得小黑貓沒命的跑，連白花貓也莫名其妙跟着躲藏起來。

小黑貓總算看不見了，這一場鬥爭也就暫告結束下來。其實，小黑貓這一內，是把牠的命運帶進另一軌道，把牠的生存問題壓得更緊，隨時隨地都有被打死的可能。

老六把紅藥水塗抹在手背傷處上，想着小黑貓已經死去，是該死的，因為牠的尊嚴實在無法伸張。對，一點兒都不給牠吃，看到牠像吃就是打，況且白花貓也會助我一臂之力。白花貓懷疑地驚惶地從老六身邊跳足而過。你何必怕我呢？我又不想像傷害你，昨晚只是誤會，無意中踢了你一腳。老六帶着一種受挫折的失敗心情走過浴間去，但隨時都在留意着小黑貓的踪跡。

小黑貓真的好幾天沒有一點東西下肚，單靠幾隻壁虎怎充得了饑，想捕幾隻老鼠，又抵不過牠們，想捕麻雀，功夫又未到家，只好挨餓了。想封閉環境這是不可能的，反而會特別靈敏，因為是過度餓餓了，饑餓實在是一種難受的事，也就因為饑餓而把死這回事置之度外了。小黑貓趁着晚飯的時間過後偷偷地溜進廚房去，盛冷飯的碟子却是空空的，牠失望地舔着碟子的邊沿，總覺不出一點滋味，看了看四週，只好悵然地走了。

小黑貓未曾提訪到，白花貓就真的像接受了老六的暗示似的，突地從牆角撲了過來，連內帶咬的把牠壓在下面，白花貓那笨重的軀體顯示已佔盡優勢；事實上就是這樣，凡是弱小的總是被

當作欺凌與壓迫的對象，而且是被壓在最底層。小黑貓仍然本能地為了生存而盡力反抗，儘量在白花貓的身上亂閃着，終於算是掙脫了，又一次做亡命的奔逃。

老六聽到了貓的尖叫聲，就已知道是小黑貓正為了吃的問題而與白花貓爭吵，便怒氣沖沖地持着一根木棍奔進廚房，只見白花貓仍豎着怒毛，却已不見小黑貓的影子。白花貓看見老六持着一根木棍凶惡地衝過來，也只好面走了，走到野蓮的角落才停下來回顧一下，見沒人追來才放心慢走，然後坐着修飾散亂的毛，但仍猶有餘悸地朝着後門不斷的探視。老六跑到屋後看小黑貓是否躲在那兒，又讓失望給趕了回來。

老六離開了桌椅蹲了下去，又像缺乏甚麼似的站了起來，從褲袋裏掏出一香煙來，板牆上的壁虎又開始出來做覓食的活動。老六在抽着悶煙。要是那兩條特種打鬥的魚仍活着，我今天怎會鬥輸了四十元，真是他媽的小黑貓，可是要收拾牠來洩氣又沒牠的辦法。老六看着剛復原的小虎斑，那邊受驚辱的感覺又復甦了。他像得到甚麼靈感似的，猛從餐椅跳了起來，到廚房裏的一個箱子中找着了一個小鐵罐子，又在菜廚中拿出半邊的煎魚，在上面撒下一層鐵罐子裏的粉末，然後安放在小黑貓經常出沒的小角落。看你這次還得過嗎？這次如果你能夠不死，我也就寬赦你。老六一臉的嚴肅，就像是在執行着甚麼刑法，有點認為滿足的躺下桌椅，又加了一根煙。

老六在烏暗聲中靜開微紅的臉，就像想到了甚麼，立刻走到廚房去，那昨晚下毒的半邊魚

已不見了，他深深地感到一陣快慰，可是，他沒想到這只是聰明一時罷了，根本就想不到白花貓這回事。老六走出屋外，出現在他的眼裏的，竟是那隻白花貓死在牆角，是牠吃了下毒的魚死去的。小黑貓根本就無恙，睡在邊邊的一角曬太陽。白花貓却無辜的代了罪，老六感到非常內疚，不過想了想，只不過是一隻畜生，儘管白花貓有捕鼠的功勞，也用不着起甚麼悲哀，反正都沒有虧待過牠。老六本來應該對小黑貓實行諾言的，可是，當他見到白花貓死在牆角時，已把一切諾言拋棄於腦後了，因為，這也是小黑貓所惹出來的禍，沒有牠，就不會造成白花貓喪失了生命。於是，老六把所有的冷飯冷菜倒進盛冷飯的鉢子裏去，照樣的下了烈性毒鼠藥，然後故意放到小黑貓的視線內，裝得很友善的樣子，逗引着小黑貓來吃，然後走開去。小黑貓確實餓了，嗅到魚菜的味道，也就不顧那是一個死亡隱害，一躍身站了起來，看到人已不在，就朝着鉢子走過去，嗅了嗅之後，就跳了上去。這一跳，已意味着一個生命的趨向死亡，而且毫不自覺。

小黑貓跳了上去後，索性把整個身體鑽進鉢子裏去，這樣可舒服服服的大飽一頓，吃得實在有點飽了，整個肚子脹圓圓的，跳出鉢子，低下了頭，又到小水溝去喝水。老六假立在門框上，看着小黑貓渾圓的小肚，看到牠在拚命的喝水，他的內心開始被一種良知譴責着。對待一隻小動物，何必下這麼毒辣的手段！為甚麼呢？為甚麼呢？一個生命，一個生命的死去前最後一刻，小黑貓在掙扎着，但還不知道這是死神已降臨，一個蹦蹦跳跳活潑的小生命就將在一個鐘內死去。

老六看着小黑貓在地上翻滾着，他的內心翻滾得更劇烈，他甚至有點感到哀傷了，並不是哀傷小黑貓的死，而是哀傷摧殘一個小生命的事。人性原本就是兩面的，殘暴的也會有其良善的一面，良善的也當然有其殘暴的一面。老六在這種情況下，竟想去挽救小黑貓的生命，可是一切都太遲了，小黑貓終於「炒」的一聲，一個小生命做了一次最後的狂叫之後就倒下去了，嘴裏還出了白色液體，這樣一切就靜寂了。漸漸的陽光正曬晒着小黑貓。老六眼巴巴地看着小黑貓在非常痛苦中慢慢的死去，無限歉疚的撿了一個大紙袋，先將白花貓裝了進去，再將小黑貓裝了進去，然後用麻繩把袋口密封起來，將牠們扔進大水溝裏去。老六想着，小黑貓現在還算是被毒死了，但他並沒有得到甚麼，並沒因勝利而有滿足的感覺，反而是失敗得更慘。

晚上，老六躺在床上想得很多。牆壁上壁虎在耀武揚威的狂笑着，彷彿就是針對着他，忽然有玻璃瓶掉落的聲音，他趕緊衝出了房間，只見一隻老鼠正迅速地從木架上攀過橫樑去，地上一條魚兒在跳躍着，壁虎依舊在狂笑着。我到底是在做了一些甚麼。老六整夜沒有睡好，真想馬上丟掉那兩隻被丟進大水溝裏的貓屍，如果這麼做能夠挽回一些甚麼的話。

撞擊

星期天對於他來說，並不是一個能使他感到愉快的日子，只是因為那種太空閒，空間得不知要把自己塞到那兒去才會舒適。其實，任何一個職業青年，都會期待著星期天的到來，可趁著這個休息假日，尋求自己的歡樂，疏散一下六天來工作的鬱悶。而他，却獨和其他的青年人不同，他怕空閒，他怕寂寞，因為在那空閒和寂寞之中他很容易看到可悲的自己。

他把那面八吋見方的鏡子放下。那雙濃眉，那雙突眼，那根近似猶太式的鼻子，那張厚厚的嘴，這個形象就是屬於他的，看上去並沒有甚麼異樣，以成為一個人的條件來說，這已是完整的，並沒有任何的缺陷存在；可是他却不以為然，鏡子裏面的影子對他還是絕對的陌生，他根本就不肯肯定鏡子裏面的那個影子是誰，因為他對自己的印象並不是這樣一個完整的。雖然他知道每個人都是藉著鏡子去看清自己的面目，而每個人都會肯定那就是自己，誰都會滿意這個答案。既然鏡子的用途已被他否定了，那麼他只好把鏡子放下。

街道上傳來了一片喧嘩，那是青年男女們正在熱烈地迎接星期天，但當這個時刻一來臨，他

就開始感到不安起來。下意識地看著手錶，錶卻停著沒走，他只好憑著猜測，大概是八點多九點沒到。多少次他曾想過，為甚麼其他的年青人會那麼的快樂，他曾經有過嗎？那種毫無顧慮的生活方式有時也會有點羨慕，就是那種沒法子去仿傚，因為他覺得那種方式是一種錯誤，不符合於任何一個人的，尤其是他覺得那種方式根本就沒有任何保障，一個人如果長期這樣，將會迷失的。可是，他們却是快樂的，而他自己呢？却經常在逃避著星期天的來臨。自從他的朋友史華自殺之後，自從他想了很多事情以後，這種情形就產生了。他不能給自己得到一個圓滿的答案，為甚麼要對自己這麼的苛求，為甚麼常去想自己的事，要自己和世界裏的一切分開。

他默默地坐在房內，正想企圖把這可怕的星期天怎樣去過掉。

「素輝，今天是星期天，我們去爬山好嗎？」他真想知道這句話在素輝的面前說出後會得到甚麼反應。他知道那是不可可能的，他敢肯定素輝根本就不會答應跟他單獨地去爬山，他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對他信任；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想去了解另外一個人，甚至是自己，總之，人與人之間是已隔離得太遠了。他不明白自己是在甚麼時候去愛上素輝的，在那模糊的記憶裏，他只知道那是因為環境，因那空曠，在他沒法支撐自己的時候，他對素輝說的那些話，而那些話語却已經形成了一種束縛，常他想要擺脫的時候，一切已來不及了。那個嚴重的場面。他的背後是一條龍和一隻鳳。他看著魚翅一碗碗地捧了上來。他被一個是他父親來的男人把他和素輝的距離

兩邊。就是這種儀式，只有這種儀式上演時才證明他講的都是謊話，但他已步入了另一個定局，再一次把自己分割了一部份。

他知道自己喜愛爬山，但那並不是為了運動，而是為了山的性格，除了這再也沒有第二種更恰當的理由，他在圍繞着山的所在長大，當他懂得分辨事物時，山的尊嚴就堅固地佇立在他心中了。如別人也能這樣堅忍不受任何支配，那麼多麼崇高。

「今天我們真的會來爬山，這是意想不到的。」他就是一個太過敏感的人，在他心裏想本是很難發生結果又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件事，他仍會懷疑的，因為他也不能了解自己，不能相信自己，自己和自己也是會隔離的。他看着素輝，又看着宏偉的山，他笑，他拉着素輝的手開始爬上山徑。

方才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素輝皺點頭，她說好，這怎能不使他懷疑，因這都是近於反常的事，素輝對他從沒這麼輕易且爽快地答應他的任何一種要求的。他看到素輝在他前面走着，他看到一隻美麗的PEACOCK在他眼前閃過。一種意識即刻刺過他心頭，世界上仍有這麼美麗的點綴品。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灌木叢現在眼前。走在他前面的素輝已沒法子辨認上山的路，她停下腳，在一塊粗糙的岩石上坐下。

「累了嗎？這遠呢！」

他只看到一種神秘，素輝在微笑，搖搖頭，表示並不是累，他走上前拉了她的手，再朝着小山徑走上去。這雖然不是很有情調，可是他並不是在想這些，他想的是世界，是人，是他自己。他的說話已經說完，現在再說也沒有味道，他保持着沉默，素輝也不要求甚麼，偶而問一句半句，那都是不關他痛的事，那是所有的人的普通問題。到現在他才發覺今天所做的又是一件沒意義的事，一對青年男女就這樣來爬山，沒有其他夥伴，沒有準備甚麼東西，還可算是荒謬極了。今天他又發覺素輝像是跟他毫無關係，她只是一個普通女孩，沒權力去分割他任何一部份的，他也不明白這關係有何差別，她是一個女人，而他竟會成為這女人的附屬品，當他需要用力去拉素輝的時候，他又覺得素輝給他的負荷確實太重了。他真想改變一下的。

山水還是舊的，大自然裏的一切：動的，不動的，有機體的，無機體的，一切都那麼自然地存在着，只有人被例外，他們祇有操縱一切的能力，但也一樣被一切操縱。他仰起頭望着晴空裏飄動的白雲。他又低頭看着坐在倒下的枯樹幹上的素輝。他站著，背脊上有汗流動的迹象。素輝的瀏海也是整地貼在額際上。在這個時刻，他似乎真想開口說一句甚麼，但總搜不出一句恰當的，他只怕說出的又是一句謊話，為甚麼呢？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一個沒法子忠實於自己的人？他會對自已下結論的，那是因為自己正被一切所瓜分了，他覺得自己已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這個原因是因為他的思想已趨入獨立的界線，那許多的人却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那迷茫的板城海峽，那青蔥的椰林，那廣袤的稻田，都映入他那寬廣的眼簾。他覺得自身多渺小，但他仍是多少人爭取的對象。他看着素暉，為甚麼突然可憐起她來，並沒有甚麼事發生嘛！難道它將發生，而發生的將是甚麼事，他只感到一陣寒慄。他看着素暉那高傲的青春，她的笑對他來說，已是超過他所要求的。

「這裏只是半山，能爬完嗎？素暉。」

他走到素暉的面前，表露出一種體貼和關懷。但他自己却仍是莫名其妙。

「我會，我要爬到山頂。」素暉的興奮顯然是由於受到某一種激勵所挑起的，她所流露出來的似乎不是沒有一點兒造作的。

大山脚市區已隱沒在山腳下。他回看着方才走過的山路，才知道有些兒險峻。卅歲，卅歲能做些甚麼呢？且曾經做過一些甚麼呢？有時又覺得似乎未曾生存過，他想生存與年齡似乎是沒有關係的，如果能夠活着，又何必管它幾歲，他祖父八十多，祖母七十多，父親五十多，母親也五十多，就是這樣，他只知道他們都是活着的人，而他們的年齡仍是刻劃不出任何榮耀，仍然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不完整的人。他覺得這又有甚麼意義呢？現在他是卅歲，而這卅歲已完全被肢解，捨不回一些甚麼。他一樣有着青春，他一樣是一個血力充沛的年青人，但他總覺得自己已

着甚麼就陷存在着，他不能受支配，他的思想是完整的，他不能讓自己和思想隔離，它們應該是屬於整體的，在他仍活着的時候，他是想不去盡就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件事的，可是，他所以不能把自己成立起來的，就是因為他已生存着，在生存中使他失去了自己，生命是需要保護的，因而他得去那些喜怒哀樂的輪孔，他得聽人家的呼喚，他那頭腦根本就沒一天是為自己走的，他的臉是麻木的。他說話，他笑，但他並不能完全知道那到底是為了甚麼。早上八點上工，下午八點放工，這方式使他剩下一個人形，他雖然明白這是人生存的基本原則，但他就是被這問題苦纏着，他常常想擺脫這些困擾，結果還是失敗，因為他那消化系統是健全的，還有其他的人對他的寄託，他有甚麼方法能解決這些呢？他一心想脫離一切，却沒想反而被壓得更緊。他彷彿已被剝奪苦刑。在任何一個時刻內，他都在刺痛着自己。這奇特心理是產生在他發覺那心象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衝突以後的事。他所察覺的世界是自由自在，沒有點滴束縛的，但這現實世界却是使每一個人都疲於奔命。

「哎喲！」當他的思緒被混入零亂中時，突然聞了這一聲驚叫，他覺得很遠，很遠，很陌生，似乎在山頂，在山下；但他已伸出雙手把摔倒在山徑上的素暉抱了起來，且急忙地察看她的腳部是不是受了傷，他又驚奇自己的這種舉止，這是不是他自己情願做的，或又是被動的，他真正的自己會不會這樣做，但他沒法肯定。

「到底怎麼回事？」他這句話只是想填補那些時間的空隙而已，其實他已看到一條粗大的樹根橫過山徑，素暉就是給這條樹根擊倒的。他看着帶着些微痛楚的素暉，仍在顫抖着受傷的膝部。那條樹根，人，在這之間，在他心理上又產生了一些甚麼呢？那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想到人總是很容易倒下去的，隨時都需要人家的扶持。一條明顯地橫過山徑的樹根也沒辦法越過，這似乎顯示着人自己失去意識，對眼前突來的任何事物都沒法子判斷，可見人的可悲程度。像他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多沒意思的，我們還是回去吧！」休息了片刻後，他對素暉這樣地建議。

「不要緊的，我們配完它吧！」素暉堅持着。

甚麼事情在發生嗎？沒有，一切都是正常的。山逐漸在他的眼前降低，他們將要抵達山頂，那時他憑素暉的目的就已完成，而這完成是不附帶任何意義；只因爲今天是星期日，星期二是使他脫軌的日子，他怕去看到素暉，他不能看到那嚴肅，在那極端無聊的情緒所督促下，他就想到憑素暉來爬山，可是又不帶一些解渴充飢的東西，這樣爬山，是不符合條件的，所以這爬山的真正意義連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難道純粹是爲了自己的事，他可未曾想過甚麼，他不能解答，只是一百個一萬個不知道。他的行動是近於瘋狂，沒法子去歸納和詮釋的。或可能是因爲他是在山的周圍長大，因而他有這般愛爬山的經歷。

有時素暉會跟在他後面伸着手等着他拉上去，有時却輕快地奔跳在他前面，一點都不疲勞，他想他對素暉的扶持事宜是多餘的，那只是他想運用那種權權，那種依賴性，不是，那是一種分解他整體的刻薄行爲，好像他是應該去負那種權的重担，連對他的輕侮也不允許，他一拉着素暉的手時，他就看到他那祖父那張纏繞着家教的臉，和所有的想擁有他的一人一張張調張的嘴巴，他真想摧毀這一切，那是他最憎恨的一切了，那種形勢已是勢不兩立。

他曾經自殺過，那時所有的人都當他是瘋了，要不然一個大好的青年怎會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裏尋這短見，所以那些人在找不到他自殺的理由後就斷定他是瘋了，只有這個結論是最恰當的，他卻躺在醫院病床上發着痴笑，人家就以爲他是瘋了。誰會知道他自殺的原因呢？在他那內在的一切活動誰能看見，只有他自己，他看見這一切，他如果把這個自殺原因說出來，人家又怎能接受，這完全就是一個瘋子的行爲，他只有靜靜地聽着，仍舊是那老樣子，要聽人家的擺佈，聽人家的勸說，那些人總是灌輸一些甚麼做人的大道理，甚麼要珍惜生命的這回事，他却煩得又想起自殺。可是，對於死這回事，他才知道是不容易去觸摸的，因爲，死是一種絕對的，肯定的，但在對一個現實來說，那是不容許任何人這麼做，因此他知道死也是會被人干預，既使要死也是沒自由，總之，一個人的存在像沒有任由抉擇的餘地，甚麼都已在那冥冥之間被規定，被掌握着，一種成爲人的準繩存在着，所有的人都必須依照着那準繩去走，去完成人生的目的，那自然的

死亡。當他發覺自己存在的可悲後，他就開始漠視一切了，他想摧毀所有的束縛，爲了這他終不惜任何犧牲，甚至以生命去完成這意志，可是，失敗一層接着一層地疊了上去，當他對着鏡子的時刻，根本就沒看到自己。

他看到素萍的心懷越來越開朗，充滿着一種幸福，他不懂素萍在這沒意義的爬山時刻，得到了一些甚麼，體會到一些甚麼。他知道離山頂已不遠了，總會有一個時刻到達山頂的。素萍毫無顧慮地顯露着那份少女的情懷，她應該是屬於幸福的，而不該是匍匐在他的話語之下，她不應該答應來爬這一趟山的，這可能是她的錯誤，全面的，他看到素萍那純美的身段在眼前晃動着，他也應該是幸運的，因爲他將擁有這些，可是爲甚麼總是想着素萍的抉擇是錯誤的呢？爲甚麼要去想一些連自己也不明白的事。

「那兒就是山頂了。」素萍滿頭大汗興奮地指着一片曠地，他却感到被一種奇特的情緒所困擾着，他只模模糊糊地聽了一句：「是呵！山頂。」他也知道應該掛上一些微笑，不然素萍會掃興的，爬山原是他的主意，現在又要綁着眉頭，他是不想讓素萍看出這一點。

「已是中午，餓了嗎？」他問。他看到山脚下迷濛一片。

「還不會。」素萍應着，却有點主動地靠近他，或許是被那環境所驅使吧，使他更惘然的是她那道親熱的熱力。他在樹蔭底下找了一塊空曠的地方坐下，素萍也在他身邊坐下，很滿足的。

默默地相對着，要做一些甚麼呢？談一些甚麼呢？他遙望着帆威海峽，又轉回頭看看身邊的素萍，這有甚麼意思。這種情形將到何時結束，它似乎已永遠不能結束，但又似乎一切都已不復存在。

「你知道嗎？我父母要我們結婚。」素萍在那濃厚的靜默氣氛中迷惘這句話。

一棵高而大的樹，被許多的野藤牢牢地攀纏着。他忽然定自己一下，以微喘方才迴旋在他耳邊的那些聲音所包含的是甚麼意義，他看着素萍的臉，他看到她答應爬山的目的，她的臉已被刻上了某一種承擔權利，他知道她要求的是對的，是幸福的，但她却不能體會到這要求對他所產生的後果怎樣。他的內在已在逐漸變化，是變態的，他實在沒法子去承擔每一個即將來臨的新的事實，因他已是一個殘缺不完整的人了，她不能再讓人分割下去，倘若這樣，而那新的事實一定要他去接受的話，那他也有一個新的選擇，一種穩定性的選擇。他的好友史蒙自殺死去，使他整個人改變，他原本也是快樂，不去顧慮甚麼的，當他在死去的朋友的日記裏看到那些沉淪寫着的字句「人們對我的要求已太多太多了，我已似乎崩潰，終會有一天，我會以死去使那已該離散的『我』重歸完整。」以後，他就開始對現實不滿，不能妥協。當那朋友剛死時，他還笑着，沒想到他自己會歸附在他朋友的日記裏，因而他自毀過。

「素萍，你父母是說要我們早點結婚？」

「是的，他們說我們訂婚到現在已快兩年了，這樣拖延下去是會被人閒話的。」

那棵被野藤纏繞的大樹更明顯地出現在他眼前。他看到自己駝着背，手腳沒力的癱瘓在已掘好的墓穴旁，等待着那最後判決似的。

「要講閒話的人太多了，我們怎管得了，結婚不結婚，是我們自己的事。」他說完即刻站了起來，走出樹蔭，站在強烈的陽光底下，影子却被自己踏個正着，他回頭看看素輝，她仍舊坐在樹蔭下，手指在沙地上沒趣地劃着，他心想：「野藤。」

在這個時候，他怎可以結婚，他正想要怎樣才能去恢復那完整的自己。他也知道結想擺脫一切束縛是不可能的，現實畢竟是現實，那是無法逃避的。方才素輝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也即將成為事實，他也得去承受，結婚，哺育後代，這就是人生的確實意義，難道只有這個定制，不能的，他不能再承繼下去的，他不能再看到人的殘缺形象了，尤其他自己。

他的肩膀浮着一片陽光。素輝從樹蔭下走了過來，兩個影子却沒法子重疊，他故意走回樹蔭下，然後又轉下看着呆立在陽光下的素輝，她的形像在逐漸地擴大，擴大到幾乎淹沒了整個天際，在那被擴大的形像中，他又看到了他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的影子混夾在其中，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着他走過來，他們每個人的嘴都不斷地吟着甚麼，他閉上了眼睛。企圖避開這恐怖侵襲，素輝將會展的去承繼所有的權利的，在他們都死去後她就是這些擁有他剝奪他的權利的唯一當然繼承人了，她會繼續應用那些權利去進行犯他分割，那些慘痛的後代，他永遠是屬於人的。他的眼睛死板了，

地望著那棵被野藤纏繞着的大樹，樹葉隨着微風在搖曳，似乎在掙扎，他開始感到快感起來，這個時刻就像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他要把握這時刻。他當然從地上爬了起來，沒有目的在山頂四週走動着，然後停留在一個懸崖處，他看着那個幾十呎深的小山谷，谷底散佈着大小不一的岩石。他像看到了甚麼，他微笑着，那完整的自己。

他回頭看看素輝，她也跟着走了過來。

「素輝，回去吧，我們的事已決定了。」

「你決定結婚了。」素輝很得意地笑着，但剎那間又被收在他那張嚴肅得意味着某種悲慘的事務要發生的臉上。他仍是背向着她，眼睛直望着谷底零亂的岩石，他不想再去多看素輝一眼，他不能再悲問一切了。

「我是說你先回去吧。」

素輝對他這句話感到愕然，她是想追回甚麼的，但又像被甚麼阻隔着，沒法子跟他通話，他依然站立着，那份艱色卻有把握的。他顯得很激動，臉色也在瞬間變得很難看，整個身體也像是在颤抖着。他突然從地上拾起一塊紅色泥土，用力地向着谷底扔下去，那紅色泥土砸在岩石上粉碎了。這種舉方法使他感到滿意且逐漸微笑起來，只有這樣，他才能看到那被肢解的自己重歸原狀，於是，他仰望天空，瘋狂地嘆息着：

「我已完整，我已完整！」

富山的遠處正傳來了輕微的回聲時，他已靜靜地躺臥在谷底獵風的岩石間。

（一九七二年）



CHERPEN SONG TZYY HERNG



宋子衡短篇

棕櫚叢書 1

著者：宋子衡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A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reet, Pg.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二年九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榈出版社



棕榈丛书（1）



宋子衡短篇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2 日